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校注卷二

宋 鮑彪 原注

元 吳師道補正

東周

漢志河南鞏東周君所居正曰東周當從舊居卷首說見前大事記云東周惠公班東

政洛陽采邑在鞏
漢志說非餘見前

惠公

周紀考王封其弟河南是為桓公桓公于威公威公子惠公惠公封其子於鞏號東

周惠公然則河南鞏父子同謚又紀西周武公赧王則謚也蓋以避秦不敢稱尊楚記頃襄十八年王赧使武公此武公赧王臣也而徐注以為惠公之子疎矣惠公之子自為東周君豈為

西周用邪兩周西先亡至秦莊襄元年俱滅正
曰東周止有惠公名著策有文君他無見徐廣
云紀年顯王九年東周惠公傑薨皇極經世東
周惠公卒子傑嗣二書不同則其世系亦難明
矣凡策所書君得皆為惠公時事邪 報王非
謚武公鮑引宋忠說誤為二人前索隱謂謚法
無報報然慚愧故以為號戰國相王周之王號
自若不聞其為秦貶損也王報使武公徐廣謂
即西周武公大事記從之西周惠公封子於鞏
為東周惠公實同謚者繼西周之惠公則武公
也既曰武公則周君也謂別為一人可乎東西
周雖分治王猶在上為東周君敬奉王命而王
使之又何
不可乎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
周顏率曰

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

閔正曰大事記

云姚氏考春秋後語周顯王齊宣王也今附載於顯王三十三年宋太丘社亡之前

曰夫秦之為

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

盡其心思

補曰姚云盡字劉曾集作畫

計與秦

計猶謀

不若歸之大國

謂齊

夫存危

國

周有秦兵危也

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

厚猶重

願大王圖之齊

王大

補曰一本大說

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

即後田臣思凡陳田皆齊公族

將

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

王勿憂臣請東解之

東之齊解免之

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

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

涂之從

問其路所從出禮遂上有徑洫上有涂

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

寄徑於梁

徑步道也猶言假涂

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

鼎謀之暉臺之下

臺名曰暉故孟子稱梁有臺池之樂

沙

元作少補曰少當作沙

海之上

九域圖開封有沙海引此

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

寡人將寄徑於楚

楚非適齊之途既不可入梁亦無從至楚其云然不可曉也

對曰

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

即南陽葉也補曰姚

云後語作章華之庭

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

涂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敝邑固竊為王患之夫鼎者

非效壺醢醬詭耳

壺昆吾園器詭瓶也補曰一本醢壺此文殺次

可懷挾提挈

以至齊者非效鳥集鳥飛兔興馬逝

並喻其輕疾

灑然止於

齊者

集韻灑滲流貌

昔周之代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

之輓

引

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

士一人也二千五百人為師徒步行

者正曰左傳注步兵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又百

械器被

具

械器之總名被具士卒所服用之具

所已備者稱此

稱備人之所應用使稱足此八十一萬

人補曰姚本已作以正曰稱此者彼此均等猶史言他物稱是謂士衆賁械具備輓鼎之役者又且八十一萬

也今大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而出臣切為大王私憂

之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耳言許之而實不與也顏率曰不敢

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補曰洪氏

邁云策首載此以為奇謀此特兒童之見爾疑必無是事而好事者飾之愚按左氏嘗載楚子問鼎事當時爭欲得鼎以見其強不可以為無

秦攻宜陽補曰韓邑屬弘農秦武三年攻宜陽赧王七年也

三面峭絕天險黽池二轍皆在境內蓋控扼之地此據甘茂傳文年表按宜陽在次年宜陽之役五月而不

拔凡涉兩歲也通鑑大事記皆於赧七年書伐八年書按景翠救韓在八年周君謂周累曰

補曰一本趙子以為如何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

城方八里材士十萬士之有材武者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

萬景翠楚將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楚與韓隣而與秦必秦相圖故救之

無功對曰甘茂下蔡人仕秦補曰茂一作戊後多有說文史作戊古字通羈旅也集韻

羈旅寓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言且相秦無功則削迹於

秦言不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

秦王耻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為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

謂景翠曰公爵為執珪官為柱國楚戰而勝則無加焉

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

時蓋援宜陽而有秦之私故云補曰秦策馮

章許楚漢中楚懼而不進所說有秦私者竊謂此策上既言秦之必拔翠之不勝則死而又曰不如背秦援宜

陽意殊不類恐此勝有缺誤背下或有之字或秦下復有秦字援字或作拔勸之避秦兵待秦既拔然後進兵

乘其敝當秦懼之韓德之而交得賂以為利下文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果字可見又秦策楚畔秦而合於韓

句意似與此同然彼指翠未救時言之爾其後韓楚雖合楚不為韓氏與秦戰固已懼之矣公進兵

秦恐公之乘其敝也

乘謂因而攻之必以寶事公公仲慕公之

為已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

遽効煮棗

屬濟陰宛句

韓氏果亦効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

寶於韓而德東周

德恩之也補曰為寡為已之為去聲餘如字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為東周謂韓王

襄

曰西周者

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按兵而勿出

按下與舉反

可以

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

欲韓出兵故賂之紀八年有

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

和二國以為已援

齊明

疑楚人兩

見楚策正曰無明徵注例以國姓者皆其國人齊明豈不可為齊人邪故大事記止云當時之辯士也

謂

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為已求地於東

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

言東兵急則入不急

已則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

得寶即且趣我攻西周

趣疾也督使疾戰我謂東周

西周寶出是我

為楚韓取寶以德之也

言有恩於楚韓

西周弱矣

東周欲為稻

為謂種之

西周不下水

稻宜濕西周居河之上流正曰不下專指河水

東周患之蘇子

非代則厲

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

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

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

麥宜燥也

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

若一為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

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

有望於上則仰補曰為去

聲仰疑

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蘇子亦得兩國之

金也

處謂此策不可行東西周壤地相接豈不能候其所種蘇子東人也為東游說而豈得不疑且今下

水安能保其不奪雖一為下何補哉正曰據此策則西人可以不制周必不疑於其說蘇子公為反覆以得金豈顧其復奪哉大事記云其微如此其所爭又如此可不哀哉然則又何足深辨也

昭獻在陽翟

屬潁川補曰韓策楚昭獻相韓

周君將令相國往

往與相獻會

國將不欲蘇厲為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

令陳封之楚

此言疇昔之事陳向葉皆仕周而位在相下

令向公之魏楚韓

之遇也

亦其王遇

主君令葉公之楚令向公之韓今昭獻非

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

往

言必君自往

周君曰善乃止其行

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於

秦史鰌

韓史疑即厭補曰鰌正義云烏臧於點二反

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

謂韓公叔

韓公族

曰秦敢絕塞

絕橫渡塞障也為垣壘以遮止鄰國往來

而伐

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重使

使周發使

使之楚秦

必疑

秦楚相圖之國也周使使楚故秦疑其圖已

不信周是韓不伐也

秦伐不受

又謂秦王

武

曰韓強

補曰強巨兩反

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

人不敢弗受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聽

於秦也

紀八年處謂戰國之士設心措辭無不出於詐若此者君子之所怒也下章次之正曰鮑意

導周故謂行詐免難所可惡與前注為伍得章失同

楚攻雍氏

此亦赧之十五年也

周糴秦韓

糴食米也時秦救韓周以米餉之正曰詩傳糴

也音張

楚王

懷怒周周君患之或為周謂楚王曰以王之

強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則是勁王之

敵也

也勁強

故王不如速解周恐

周以楚怒之故恐

彼前得罪而

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蘇厲為周最謂蘇子

元作秦

秦曰君不如令王

君謂蘇子王周君也

此時與赧俱王其稱公後避秦也正曰尤繆

聽最以地合於魏趙

地周故必

怒

稱故者特為之怒蘇子怒最

合於齊

怒最而反其所合

是君以合齊與強

楚吏產子

時齊與楚善合齊則得與楚為與國可至再世產子言易世也與黨與也補曰劉辰翁云

吏字當作更平聲

君若欲因最之事

與最同合魏趙此厲本謀也前與游辭耳故為為周

最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

補曰最欲合齊厲為最故言

若不廢最之事則居合齊而最合趙魏也

謂周最曰仇赫之相宋

補曰赫一本作郝

將以觀秦之應趙宋

絕句敗三國

韓魏齊也魏紀哀二十一年與韓齊敗秦王谷蓋此時秦欲敗之反為所敗也報十八年

正曰哀當作衰下同十八當作十七年表文大事記從之

三國不敗將與趙宋合於

東方

即三國

以孤秦亦將觀韓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

宋敗三國

此應秦也則賣宋於三國

此應三國也以國情輸之曰賣言赫不忠於宋

不應秦則應三國以此知赫本非宋人補曰一本則賣趙宋

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

王韓襄魏哀曰欲秦趙之相賣乎

此賣猶敗何不合周最無相使韓

魏皆相之視之不可離

視示同二國同相最可見其交之固補曰離去聲

則秦趙必

相賣以合於王也

為周最謂魏王

哀正曰

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

難言其不利正

曰難畏阻意

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之

勁趙以兵使之強

趙不敢

戰難先

恐秦不已收也

違其勁之意

先合於齊秦趙爭齊

固

秦所欲合故其勁趙謂之陰勁正曰秦欲伐齊趙欲合齊故云爭齊

而王無人焉

無主其事於齊

者不可王不去周最

最時在魏欲之齊故此士為之言使得去

合與收齊

與

謂齊齊魏之與國

而以兵急之

元作之急急之

之急則伐齊無

因事矣

言秦見齊有魏兵必伐之有此有彼曰因猶言無他事矣齊敗魏馬陵宜為魏仇因此言合與

蓋其國形宜相依也正曰而以兵伐齊句因相依也言今不合與收齊而以秦兵之急則伐齊魏下章秦欲見是無可依之事矣

謂周最曰魏王

哀正曰昭

以國與先生

以德蓋尊稱之也與謂相之正曰孟子注

學士年長者謂之先生

貴合於秦以伐齊

貴猶

薛公文田故主

齊閔王也

最嘗仕齊故稱之然

輕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

謂齊王田文欲去國以避

秦兵正曰此田文相魏時也下文謂魏王薛公可見文激於祝弗呂禮之故勸秦伐齊故主上恐缺一字蓋言

文猶背齊以起下文最不與伐齊之意大事記報王二十九年魏以田文為相謂其去齊相魏在齊滅宋之前

史在滅而公獨修虛信

最本善齊固不背齊然今相魏魏有以秦伐齊之形猶為虛信

信謂親之為茂行茂盛美也明羣臣明猶示也據故主據仗持也猶言為之

此言最在魏示羣臣以為齊王不欺之此所謂茂行正曰修虛信為茂行句明羣臣據故主句不與伐

齊與去音正曰與如字許也產以忿強秦產猶生也魏欲伐齊已獨不與猶生此節目也違秦

不伐齊故秦忿不可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為王入齊天下

不能傷齊最之智略足以全齊而有變萬一有傷齊者臣請為救之此則非虛

信矣無變王遂伐之伐秦且臣為齊奴也為去音言其為之如奴事主如

累王之交於天下累者事相連及猶誤也交謂齊魏不可此言非人之情王為

臣賜厚矣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此累猶患正曰按魏策周最入

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魏王為之謂秦王曰魏之所
以為王通天下者以周最也今最道寡人入齊齊無通
於天下矣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最入齊則正與此
章相首尾所謂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語又與此合曰
請為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者最自許其足以全齊有
變為秦伐齊齊急則請魏之救無變謂秦不能伐則王
遂伐之此厚齊之說也且臣為齊奴以下以為魏言之
為齊奴為齊奴隸也及指秦也累連及也不可以最故
使魏惡於秦王使最得入齊為賜厚矣最入齊則秦無
疑於魏是魏不為齊所累也補曰為王為救之為去聲
餘如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凡鄭皆鄭人鄭朝曰君

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一斤為一金正曰正義云秦以一鎰為一金孟康云二十四兩

註國語
二十兩同

趙岐云

復取之周君予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

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

譴謫問也

周之祭地

為崇

神禍也

趙乃還之

杜赫

周人正曰楚策云楚杜赫

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

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

國小必賂以求援不可勝

賂故宜察

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

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

多鳥處有觸羅者傍鳥必覺覺則羣驚而去矣

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

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均之費財

而小人多則多費也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猶不必

可知也言不終窮或且故能得欲矣齊策楚策皆有杜

於周顯王時也自顯威至是八十年矣疑赫字誤景翠實此時人正曰按齊策田忌亡齊之楚鄒忌代相恐其

以楚權復齊杜赫曰臣請為留楚忌出奔實宣王時宣王二年忌有馬陵之戰其奔必後此史以爲威王時楚

策五國伐秦魏欲和杜赫云云在楚懷王十一年當慎

觀王三年大事記據韓世家注報王三年為三十年自慎

觀王三年至此為七年則翠之與赫何不相及之有

三國隘秦報十八年注具前隘謂隔絕之正曰八周令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校注

十一

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

見其隘於三國

留其行

進

有人謂相國

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遂見

秦王

昭

曰請為

一作謂

王聽東方之處

聽偵候之東三國也處其所為

秦

必重公是公重周

下衍重周二字

重周以取秦也

秦重相則周重矣

齊

重故有周

齊重天下重之也故猶舊也有言善之

而已取齊

此時秦齊為天下重已善

秦不可忽齊故又勸之取齊正曰有謂取已也取謂得

於彼也齊為重國故能收有周而周已取之矣今復取

秦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

補曰凡輕重字失重國之交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自然重者上聲

重之者去聲此章輕重齊重重國之重上聲餘去聲

宮

元作昌下同此書作宮不一

昌

正曰昌當依本文

他亡西周

以罪去國曰亡

之東

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

輸言委以告之

東周大喜西周大怒

馮睢

元作且睢之省也猶趙作肖齊作立故後唐且史作睢裴駘亦曰唐睢以華顏悟泰也此西人下同

正曰且當依本文

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馮睢且使人操

金與書間遺宮昌他

為反間書以遺之

曰告宮昌他事可成勉

成之不可成亟亡來

亟急也

事久且泄自令身死

事泄露則死而

不亟來自取之也正曰本文明白注少久字似不必

因使人告東周之候

偵候之吏揚雄

曰西北

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

得其人與

書東周立殺宮昌他

卷二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為公畫陰計

為人謀者畫之以籌

昭

翦曰何也曰

補此字正曰古書多如此不必補

西周甚憎東周常

元作嘗

嘗

補曰當作常古通

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

東周也

集韻宣揚也

以惡

元作西周二字

西周

補曰字有訛未詳

之於王也

王楚懷王

昭翦曰善吾又恐東周之賊已

此翦自計

而以輕西周

惡之於楚

翦惡東必善西西善翦則楚亦因重西矣東欲壞其交故賊翦翦死則西無內主於楚東

因得使遽和東周

處謂周哀君臣唯貪利而畏禍故一劫趨避變亂於游談之口而無有特

楚惡之

操翦之慮死如此其能復固其所守乎

周最謂呂禮

凡呂皆齊人禮以秦昭十三年奔魏十九年復歸秦其相齊在薛公歸薛後見孟嘗

傳益赧二十一年後也

正曰呂皆齊人此類無據當缺

注奔魏據秦

紀按穰侯傳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大事記從之

歸秦據秦紀及穰侯傳按秦紀下接齊破宋之文年表

破宋在秦昭二十一年則紀誤矣按呂禮相齊孟嘗君

道穰侯書勸秦伐齊而禮亡事當在齊滅宋前大事記

書於赧王二十九年之首

即秦

年昭則禮自奔齊至去

改也

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

秦攻齊禮使之也齊欲免攻故

可使之

子以齊事秦必無慮

元作

處

正曰前後章有

子因令

下衍周字

周最居魏以共之

與齊俱事秦

是天下制於子

也子東重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謂薛公

田文

曰周最於齊王厚也

閔王

而逐之

補曰史秦王將呂禮相齊

欲困蘇代代乃謂云云

史周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策文省而勝祝弗史作親弗索隱謂策得之一本

况聽祝弗

齊人

相呂禮者欲取秦也秦

補此

齊合

上章所謂以齊

事秦正曰注據補二字然言齊合則秦自見省文爾下章齊合亦然一本欲取秦秦齊合

弗與禮重

矣

與猶如也言二國合則齊所重無如禮者正曰史親弗與呂禮重矣言二國合則二人重策齊合弗與禮

重矣言齊與秦合則二人重於齊視史語簡而勝上文秦字省尤可見

有

下衍周字周補曰史作用

齊

齊者言二子用齊

秦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

亦與

趙攻

以秦魏能左右之曰以以猶使正曰從史以下有

秦

和字是急北兵讀秦魏句是時秦怒齊齊

趙交惡秦欲合魏前章魏貴合秦以攻齊趙難與齊戰

下章齊合則趙恐伐可見皆一時事也秦趙魏合為攻

齊也故云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也趨即趣促也謂不

如急北方之兵從隨之應秦魏而相與以攻齊也魏策

周最入齊秦讓魏魏謂秦曰大國欲急兵則趨趙而已

趨即趨也此語正同雖時有後先而事理不異爾周策

最入齊知在後史載此策在文謝病歸薛後文從其計而

呂禮害文乃勸秦伐齊呂禮亡其後齊滅宋文乃

奔魏且文在齊豈敢召穰侯之兵哉召秦伐齊必文已去齊

而史失之也此策云收周最反齊王則亦文奔魏之後召

秦兵之

收周最以為後行齊初逐最欲取秦合也今攻

前乎

舉正曰當從史無為字後作厚行下孟反最本厚且反於齊今齊逐之故收最以厚其行上文厚字同義

齊王之信

齊前與秦合今與趙攻之信反也正曰又禁齊用禮以合秦取信今反之使不合也

天下之率

率猶從也謂從齊補曰率史作變索隱云齊秦合則弗禮用則輕孟嘗二說皆通

無秦天下果弗必走

果猶決也走去音趨之也言不趨齊正曰史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

弗必走此果字當從史作集謂齊無秦合而秦趙魏合則天下之兵集於齊祝弗必走言弗而不及禮者齊聽

弗而相禮弗走

禮不待言矣齊王誰與為其國

言必重文孟嘗傳有正曰此章參之史可

以互正如弗乃祝弗名尤易知而注乃釋以他說其誤甚矣

齊聽祝弗外周最謂齊王

閔

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禮

者欲深取秦也

補曰深取之深恐因下文衍

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

秦得齊則益強故能得天下得天下則亦不能存齊

夫秦

補正曰說見上此下云急兵以示秦則無秦字

尤明矣

齊合則趙恐伐

秦伐之

故急兵以示秦

趙兵攻齊

秦以趙

攻與之齊伐趙

之猶趨

其實同理

以趙攻齊則得齊趨齊伐趙亦得趙故其

理必不處矣

處猶據也秦不據齊理同而獨不據齊齊無兵而趙已出兵故也正曰注難通處義

詳未故用祝弗即天下之理也

理在受兵於趙正曰言天下必將歸秦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

言之於君使得見補曰見賢通反

前相工師籍

恐客之傷已也

傷猶毀此即枝工師籍

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辨

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

不可聽用好毀人

鹿謂工師籍非端人也德義不愆何

恤人之言

周文君

史書東周略甚豈惠公後有此君和不然則惠公別稱也鴻烈道應訓亦稱周昭文君此後書

訓皆鴻烈也

免

下衍士字

補曰疑衍姚云曾集本去

工師籍相呂倉國人不

說也君有閔閔之心

亦不說也

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

誹謗

也忠臣令誹在已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

之

見襄十一年

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為司空

司空主土

工傳言子罕親執朴以行築者是也

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女

元作七市女閭七百閭里中門也為門為市於宮中使女子居之正曰宮中為女市女閭

凡七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婦人謂嫁曰歸夫家曰家仲蓋三取

女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管仲為此人皆毀之仲非樂於毀也其意欲掩蓋桓

公耳一說仲欲掩公之非寧自毀也春秋記臣弑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

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虜謂此言掩君之非可耳而蓋見譽

者於弑君之列則後世名卿賢相何道而可以安於朝廷之上不仁哉此言也補曰漢高帝繫治蕭何曰吾聞

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云云王衛尉曰秦故眾不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

庶成強言師籍之得眾增積如山周君遂不免卒相倉也

溫人之周

溫時為西邑基毋恢請之也
正曰西周得溫圉耳

周不納

並東周

客即

對曰主人也

矯稱東人補曰姚云一本周不內問曰客邪對曰云云韓非子文同

問其巷

補曰韓非子作巷人

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

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小雅北山詩普徧率循也

今周君天

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為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

之

或為周最謂金投

蓋趙人之不善齊者

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

周使最之齊秦以此疑周齊而又不知趙之難子不取齊

人戰恐秦既疑齊投又不齊下符韓補日之合必先合

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言趙必破而為墟公不如

救齊因佐秦而伐韓魏上黨長子屬上黨趙之有已二

有秦兵故趙公東收寶於秦佐秦南取地於韓魏因以

困韓魏唇齒徐為之東為猶謀也則有合矣齊合趙也

齊隙無合理今得秦韓故齊懼而合其實最

周最謂金投曰公負令秦與強齊戰此正日負恃也

字疑

戰勝秦

且收齊而封之

封謂疆理之

使無多割

割謂出地

而聽天下之戰

諸國求地於齊齊不多割則必戰此秦弱齊之計正曰此秦制齊之命

不

勝國大傷

趙傷也時趙令秦與齊戰戰不勝則秦必咎趙能無傷乎正曰趙恃合於秦以與齊戰不

勝則國大傷而聽命於秦矣

不得不聽秦

趙聽

秦盡韓魏之上黨太

原

魏地後為秦邸

西土

元作止

止

正曰上西字姚本引錢一作而

秦之有已

秦之所難

者齊也已收齊則韓魏不守

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

趙

大傷故亦見制

覆

元作復

復

補曰覆通

國且身危

覆如覆器然國趙也身謂投

是何

計之道也

言非計此策最為齊使趙拒秦也

石行秦

周人正曰無考一本石作右右行秦官也

謂大梁造

秦爵梁作良秦孝十年衛鞅惠

文五年公孫衍昭襄十五年白起皆為之此蓋起也正曰無考曰欲決霸主之名不如

備兩周辯智之士

侍之

謂周君曰

行秦

君不如令辯智

之士為君爭於秦

秦欲卑周爭者爭此也既謹侍之則爭必得矣補曰王應麟云周赧王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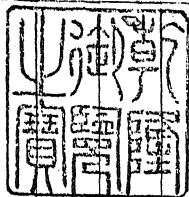
于乙巳明年丙午秦遷西周君而東周君猶存壬子秦遷東周君而周遂不祀作史者當自丙午至壬子係周

統於七國之上乃得春秋存陳之義大事記周赧後即係秦朱子以為未當綱目以七國如楚漢並書之今按

解題云自赧王降周統已絕東周雖未亡特邾莒附庸之類耳所以存而未論也朱子雖以七國並書而赧王

之後亦不以東周係統者其意亦不異綱目之成在乾道壬辰而淳熙辛丑呂子卒大事記始出非矯之也

凡二十六章



戰國策校注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戰國策校注卷三

詳校官編修_臣曹錫齡

編修_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_臣盧遂

謄錄監生_臣李世麟

欽定四庫全書

戰國策校注卷三

宋 鮑彪 原注

元 吳師道補正

秦

蘇張說外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正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皆秦地南有巴蜀

廣

漢據為武都南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

孝公

獻公之子顯王八年庚申立正曰注意專以此為重今考其外謬不合者各見本章

衛鞅

衛之庶孽公亡魏入秦見魏策正曰此據史愚謂

公孫封之公孫也無孽公子恐非益因為中庶子而生此文

孝公以為相封之於商

屬弘農補曰盧藏用後語註今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

令至行

極至猶

公平無私罰不諱强大

諱猶避也

賞不私

親近法及太子

惠是為

黥劓其傳

墨漬其額曰黥截鼻曰劓太子犯法鞅曰法之

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
刑刑其傳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
暮年之後道不拾遺

民不妄取兵革大强

革甲也以革為札

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

刻猶深也刻金特以强服之耳
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

起欲傳商君

傳位與之

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蒞政有

頃

蒞臨也集韻上臨下

商君告歸

懼誅歸商

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

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

君之身

今秦婦人嬰兒

集韻女曰嬰男曰兒

補曰釋名人始生曰嬰嬰胸前也投之胸前乳養故曰嬰

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

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

補曰更平聲

為臣也且夫商君

固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

時自商欲歸魏不得故還

秦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無念之者

惠文君

孝公子元年顯王三十二年甲申也十三年始稱王前此稱王後人追書耳

蘇秦始將連橫

文頴曰關東為從西為橫孟康曰南北為從東西為橫瓚曰以利合曰從以威

勢相脅曰橫止曰高注連關中之謂橫合關東之謂從大事記取

說秦惠王曰大王之

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

三郡並屬益州

北有胡貉

胡樓煩林胡之類集韻貉

似狐代馬之用

代幽州郡

南有巫山

在南郡巫補曰正義云夔州巫山縣

黔中之

限

黔故楚地秦地距此二郡耳故言限秦昭三十年始定為黔中郡後為武靈郡見後志補曰大事記今黔

辰施元等州正曰高注皆有塞險故謂之限

東有殽函之固

始皇紀注殽二殽函函關也在

引農補曰左傳殽有二陵杜注在澠池縣西函見周策

田肥美民殷富

殷盛也戰車

萬乘奮擊百萬

士之能奮擊者

沃野千里

沃言其肥潤

蓄積饒多地

執形便

地勢與形此所謂天府

言蓄聚之富

天下之雄

國也

物之雄者強

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

騎士之便馬者

兵法之教

教猶習

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

少留意臣請奏其効

奏進効功也

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

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

文章法令也

不可以誅罰

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

逆人心

不可以煩

大臣

逆人心則行之難故大臣勞

今先生儼然

矜莊貌

不遠千里而庭

教之

教之於廣庭

願以異日

異猶他也此知為惠王初補曰史時方誅

侯成順然後承教以

商鞅疾辨士弗用

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

伐補遂

國名未詳

黃帝伐涿鹿

屬上谷

而禽蚩尤

九黎氏之後事見史堯

伐驪兜

書止言放之豈嘗伐之而不服邪正曰書放驪兜又堯伐驪兜禹伐共工見荀子此游士之辭

下言五帝三王不能坐而致地故以戰績之此不過欲售其攻戰之說耳凡戰國言帝王事類如此皆不足辨

後放

舜伐三苗

國名緒雲氏之後正曰事見書不必泛引

禹伐共工

伐乃湯

伐有夏文王伐崇

崇侯虎紂卿士道之為惡

武王伐紂齊桓任戰

猶任

用也作內政寄軍令是也

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

使車轂擊馳

轂輻所湊也相擊而馳言其衆補曰轂擊說見齊策

言語相結

約親也補

曰後語注結音吉此古韻協也下文悉然橫黃態替濁跼玉反聊留服蒲北反信新兵濬浣反

天下為

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

文謂辨也飭飾同

諸侯亂惑

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

科程也集韻條件也

民多偽態書

策稠濁

策簡也大事書之稠多也言有司文書多閱者昏亂正曰稠多濁亂也

百姓不足

上下相愁民無所聊

集韻聊賴也

明言章理

文章法理正曰文章亦明也謂明

著之言章顯之理下句文辭謂辭之文者三語文勢同

兵甲愈起辯言偉服

偉奇也補

曰偉一作偽

戰攻不息繁稱文辭

游說也正曰明言者教令辯言者游說文辭者書策

明言章理即科條既備辯言偉服即言語相結繁稱文辭即書策稠濁

天下不治舌敝耳

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

養死士

敢死之士

綴甲厲兵

集韻厲嚴也正曰厲即礪

効勝於戰場

効致其功

也夫徒處而致利

徒猶空也言無所為

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

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

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

迫近也杖如杖劍戟謂持戟戟有支矛撞

手擣也正曰杖持執也直亮反戟有支兵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

強於內

論戰故獨言義

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

乘

集韻凌侵尚也常從人

誣敵國

誣服也

制海內子元元

元善也民之類善故

稱元臣諸侯

言敵國又言諸侯則侯非其敵者

非兵不可今之嗣主

時君皆繼

世者也

忽於至道皆昏於教

昏不

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

沉於辯

沉猶溺

溺於辭

溺謂為所冒沒

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

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

貂鼠屬大而黃黑出丁零國

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

資貨也

去秦而歸羸滕

方言擔齊楚陳宋曰

攬通作羸滕織也正曰一本羸滕是羸夷纏羸字通用倫追反易羸其角羸其瓶孔穎達云揭累纏繞也詩邪

幅在下注如今行滕即位所謂復也注說下與履蹻不倫而擔索又已言矣

履蹻

履也正曰史虞卿蹻

蹻注草履也蹻與屨通

負書擔囊

高注索囊也然則此字元作索從此說則上滕字當從巾囊也

索無底囊有底正曰一本作索高注索囊通言

形容枯槁面目黧犁

補曰古字黧犁通借

黑

集韻黧黑黃色正曰黧黑色集韻誤見魏策

狀有愧

元作歸今從高注

歸補曰當作愧姚

氏亦色歸至家妻不下紵

機縷也下言自若

不嫂不為炊父母不

與言蘇秦喟然歎曰

喟太息也

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

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

十

篋藏也

得太公陰符之謀

漢志有陰符經正曰陰符經恐非此所指索隱云陰符是

太公法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

簡猶擇練凍帛也取其熟揣摩摩研也游說之

術或量其情或研切之

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

錐銳也鉞之類

血流至

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

乎暮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

燕烏集闕

摩言切近過之闕名未見說趙王侯於華屋

之下

見說見而說也華高麗也

抵掌而談

集韻抵側擊也

趙王大說封為武

安君

補曰武安趙邑正義云潞州武安縣

受相印革車百乘

兵車也

錦繡千

純

集韻匹端曰純正曰高注純束也徒溫切

白壁百雙

補曰璧玉環也色白好曰璧

黃金

萬鎰

一鎰二十四兩補曰鎰說見前

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

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

六國之關不通秦也正曰即當所謂秦兵不敢窺函谷關者

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

決於蘇秦之策

決言用之不疑策謀也

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

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賢猶勝夫

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

於勇

式猶用

式於廊廟之內

廊東西序廟以尊先祖人君之居謂之岩廊廟堂尊嚴之

稱正曰文穎云廊殿下外屋顏師古云堂下周廂又岩廊高屋也愚按此言宮與廟也廟堂字見徐樂梅福傳

劉向九歎王逸注人君為政舉事告宗廟議於明堂今人稱宰相為廟堂蓋誤不式於四境之

外當秦之隆

蘇秦隆盛之時

黃金萬鎰

元從水

溢

補曰此書溢鎰通

為用

轉轂連騎

後車之盛正曰車騎之盛

炫燿於道

光耀也

山東之國從風

而服

以草偃為喻也

使趙大重

為從主諸侯尊之

且夫蘇秦特窮巷掘

門鑿垣為門補曰掘即窰古字通齊策掘桑戶棖樞之

士耳樞門北也棖木為之伏軾車前橫木搏銜集韻搏銜也

也橫歷天下歷過也庭說諸侯之主猶庭教云杜左右之口

杜猶塞天下莫之伉集韻匹也正曰姚云錢劉作抗當也

將說楚王威路過洛陽漢為河南郡父母聞之清宮除道清

埽張樂設飲張施也郊迎三十里迎於妻側目而視正不視

側耳而聽嫂蛇行匍伏蛇不直行伏音匍匍伏地也四拜自跪而謝

集韻跪小拜也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倨不避也嫂曰

以季子位尊而多金

譙周曰秦字季子正曰司馬貞曰此嫂呼小叔為季子未必字也

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予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

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忽輕也此策史畧同合從在趙肅侯十六年此

四年彪謂秦之自刺可謂有志矣而志在於金玉卿相故其所成就適足誇嫂婦而此史極口稱頌之是亦利祿徒耳惡睹所謂大丈夫之事哉正曰按史秦出游數歲困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笑之於是得周書陰符讀之以出揣摩乃求說周顯王弗信至秦說惠王弗用乃之趙奉陽君弗說之去就燕文侯資之至趙奉陽君死乃說肅侯合從說楚後還過洛陽顯王除道郊勞與策小異

秦惠王謂寒泉子

秦處士之號

曰蘇秦欺寡人

欺詐也言以虛聲恐之

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東山

補曰當作山東

之君從以欺秦

趙固負其衆

恃猶

故先使蘇秦以其幣帛約乎諸侯諸

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

連謂繩繫之棲雞所

宿寡人忽然含怒日久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

喻

同告也告諸侯以不可一之意

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

敗城邑曰墮請

使武安子善我國家

稱國家之美正曰能美善我國家

使諸侯請使客

卿張儀

魏人仕秦惠五年為客卿

秦惠王曰敬受命

按起以昭二十年為武安君

自合從至是五十七年矣所稱武安子起謬也正曰起號武安君此云武安子必別一人上既言武安子起而

下止言武安子蓋起字屬下文李牧亦封武安君如此
名不一且張儀死於秦武王時與白起戰勝攻取時不
相及補曰使諸侯
之使去聲餘如字

楚魏戰於陘山

魏記蘇秦傳注在密縣密屬河南楚記
威王卒魏因喪取我陘山魏襄六年伐

楚敗之陘山在此前九年正曰徐廣云召陵有陘亭密
縣有陘山正義云括地志云在鄭州新鄭縣西南大事

記取鮑氏所引召陵韓策引正義又謂楚北有汾陘之
塞即此皆一地也愚恐汾字有誤因韓陘城汾旁訛也

說見彼條從通鑑在
惠後六年高注作惠
魏許秦以上洛
屬弘以絕秦於

楚

使不助楚魏戰勝楚敗於南陽
荆州郡非
修武所謂
秦責賂於魏
責求

也
魏不與管淺
秦謂秦王曰王何不謂楚王
懷曰魏許

寡人以地今戰勝魏王

襄正曰惠

背寡人也王何不與寡人

遇

遇猶會

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亡地

於秦也是王以地德寡人

秦因楚會得地楚之惠也補曰一本以魏地德寡人

秦

之楚者多資矣

之往也言將以厚幣往結楚好

魏弱若不出地

補曰劉辰翁云

多弱字即若愚謂以弱句義亦善

則王攻其南寡人攻其西魏必危秦

王曰善以是告楚楚王揚言

揚顯言之

與秦遇魏王聞之恐

効上洛於秦

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

襄正曰惠

過於境

此下脫簡有秦

使周最解說與魏所以遇之意見高注而楚策有其事
補曰按鮑所謂楚策元在韓曰齊楚之交善秦與魏遇
且以善齊而絕楚乎楚景鯉之秦與魏遇楚王
怒恐秦以楚為有陰於秦魏也且罪鯉云云

楚怒秦令周最謂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

秦

補曰別本以此足缺文在是以鯉與之遇也句
上即高注秦令周最解說者姚本楚怒秦令最

謂楚王曰魏王過於境楚使者是
以云云其文缺誤不如別本明白

是以鯉與之遇也敝邑之於與遇善之

曰加好於魏正
敝邑秦自

稱謂鯉與秦魏遇此以為善蓋二國之遇將以善齊
而絕齊於楚而楚使在焉故齊疑之而不與合也

故齊不合也楚王因不罪景鯉而德周秦

齊魏讎也
好魏故齊

不合齊楚敵也齊不合故楚說正
曰以齊楚交善章考之其失可見

楚王

懷

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

下衍使景二字

使

景

補曰姚云一本無二字

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

市買賣所之也言使

楚鯉如之地贖

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不聽則殺景鯉

更

下衍不字

補曰疑衍

與不如景鯉者

元作留補曰姚云留曾劉作者是

是使

計也

使猶利也

秦王乃留景鯉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

之權輕天下

權事勢也天下所輕

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

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為昆弟國

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

有猶又補曰二字古通用後策陳軫云又何重孤國即此文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

外結交以圖秦則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補曰

來使之使去聲更平聲

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與猶助魏戰勝

復聽於秦必入西河之外禹貢西河屬雍州此時屬魏子夏老於西河之上是也補

曰蓋主冀之西而言正義云同華等州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自取河外王

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皮氏屬河東魏地也今秦於此取卒與車豈喪

地七百里時入秦邪補曰正以與魏犀首公孫衍也陰義云皮氏在絳州龍門縣西晉人司馬彪

曰犀首魏官若今虎牙將軍補曰按年表陰晉人犀首為大良造則非官名而韓策膠留以犀首張儀並言何

為一人獨以官稱乎恐犀首或姓戰勝威王楚魏兵罷名也魏亦有犀武說又見衛策

敝罷疲同 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魏襄五年入秦河西地此前八年也儀時為客

鄉魏七年納上郡此前十年也儀時為相正曰惠後五年補曰此章稱楚威王威王在位几十一年攻魏事史

無見年表十一年魏敗我陘山因喪來伐是歲秦取魏皮氏明年入上郡于秦而西河濱洛之地盡皆楚威死

後也陘山前一年魏入少梁河西地于秦豈是時楚魏已構兵乎

田華之為陳軫二皆齊姓補曰一本田萃姚同說秦惠王曰臣恐王之

如郭君

郭號同屬扶風正曰路史云北魏仲後也在大陽今陝州西南魏仲之封在岐東遷日此之上

陽為南魏東魏叔之封制也今鄭之滎陽按此策所指者北魏也

夫晉獻公欲伐郭而

憚舟之僑存

憚難之也僑郭大夫

荀息

晉大夫

曰周書有言美女破

舌

破壞其事古指諫臣

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

遂去

閔二年奔晉

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

屬河東大陽

而憚

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

老成人補曰汲塚周書美男破

老美女破舌武之毀也注云所以毀敵也修文御覽引周書作美男破產美女破車

乃遺之美男

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

左氏不言其地

因而

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為王

時亦未王謂其欲之

能害王者之國

者楚也

因其有自王之志故稱之曰王者

楚知橫門君之善用兵

下衍用兵

二字補曰姚云錢劉本無

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

驕寵之也言楚使韓

魏趙燕齊以事屬之以重其權按儀初遊楚楚相咎之後相楚乃為秦間耳楚無驕之之事今云然因其自楚

來問來必惡是二人

惡言其惡也

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

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

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陳楚之間今遂不加善

秦而善軫

言楚善之補曰一本今楚不如

然則是軫自為而不為國也

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

聽猶許

王謂陳軫曰吾

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

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也孝已愛其親

世紀殷高宗有賢子孝已母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補曰尸子云孝已事親一夜而五起視衣厚薄

枕之高下也

天下欲以為子子胥忠乎其君

伍子胥楚人平王殺其父奢胥

奔吳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越王勾踐求委國為臣妾夫差將許之胥諫不聽後吳伐齊胥諫請釋齊先越太

宰嚭讒之

天下欲以為臣賣僕妾售乎閭巷

售賣去之也

者

良僕妾也

良善也

出婦嫁鄉曲者

曲里之一曲如韋曲杜曲

良婦也吾

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

適乎秦王曰善乃止之

軫傳有

陳軫去楚之秦

言去楚者本其始仕秦之時自楚來也且為輸楚張本

張儀謂秦

王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情輸楚

情謂國事之隱者補曰情實也輸寫也輸

寫以告之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

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

之請為子約車

約纏束之正曰高注具也蓋約束戒令之策多有

對曰臣願之

楚王曰儀以子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宜安

之也

補曰一本且安之也

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

策謂其

而明臣之楚與否也

此之即所謂以國情輸楚正曰故之楚之往也之

楚與否之之語助也下同

楚人有兩妻者人詭其長者

詭相呼誘也補曰後語作

挑徒反

長者詈之

詈罵也

詭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

時

也有兩妻者死客謂詭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

者

詭者對也

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

和猶應

汝何為取長者

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詈

人也

以國情輸楚猶許者也軫誠有此則今之楚楚今必不欲也補曰許我詈之云云後漢馮衍傳有

楚王

懷

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為人臣而常以國情

補補曰國下
當有情字

輸楚楚

元作王

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

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

之亦猶於

軫出張儀入問王

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熟

元作孰

孰補曰

孰熟通說文生熟字本但
作孰後人加大以別之

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

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也

軫曰非獨儀之言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

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故賣

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

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為忠忠補補曰史復有忠字是且見

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為然遂善待之此一事再出著書者

以所聞駁異也彪謂軫之辯類捷給而其所稱譬皆當於人心不詭於正論周衰辯士未有若軫之絕倫離羣

者也正曰秦為無道魯仲連不肯帝秦子順義不入彼誠豪傑之士已軫往來其間其居秦也又與張儀爭寵

鄙哉雖其為楚謀也多而終不能以善楚也之楚之對辯給不詭於正猶為彼善於此耳補曰大事記顯王四

十一年秦陳軫奔楚解題引策文自賣僕妾以下正歸乎云軫居秦期年惠王終相張儀而軫奔

義渠君西戎也北地之魏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

不得復過矣

不復相過

請謁事情

謂白也情猶實

義渠君曰願聞之

對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燔獲君之國

燔亦燒也言火其國

以得其地補曰燔即焚

中國為有事於秦

事皆謂戰

則秦且輕使重幣

輕言其行疾

而事君之國也

此事君之事

義渠君曰謹聞令

令猶命

居無幾何五國伐秦

後七年韓趙魏燕齊共攻秦

陳軫謂秦王曰義

渠君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

撫安也

秦王曰

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

遺贈也

義渠君致

羣臣而謀

致之使至

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

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

史張儀傳未有此策帛作伯地缺平原傳注河內成臯有李城

宣秦兵與諸國遇於此而見敗邪正曰正義云懷州溫縣本李城也李同父所封按趙救邯鄲時同戰死封其弟為李侯意者因此號李城事在後且此云李帛必非秦既攻五國不勝而走秦兵不應至懷是時諸國連匈奴秦恐義渠因而有變故賂以和之義渠之襲必次於五國之後恐非與諸國遇時也補曰按史犀首相魏張儀去犀首聞儀復相秦害之乃謂義渠君云且五國伐秦事在惠文後七年次年魏因儀請成於秦乃復相秦則此時儀未為秦相也儀自惠文後三年出相魏至今在魏行不相則儀必不去也故大事記謂伐秦之役儀在魏陰為秦用而又謂衍與義渠語在相魏之後蓋亦不能無疑豈儀去魏之秦犀首知其必相而害之歟

又按秦紀書韓趙魏燕齊帥匈奴伐秦年表韓魏趙楚燕五國伐秦不勝楚世家書蘇秦約從六國共攻秦

楚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擊之六國皆引歸齊獨後互有不同通鑑據年表大事記據楚世家按楚世家特詳者以從長故當以為正年表諸國皆書不勝齊獨後而不敗故畧不書歟紀不書楚者豈以世家文已明歟修魚之戰虜韓申差年表在次年而紀於此連書之則紀誠有誤也高注五國作齊宋韓魏趙尤誤

司馬錯

秦人

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

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

川塞轅

補曰轅胡貫反

轅緱氏之口

高紀注轅轅緱氏險道屬河南補曰瓚云轅轅險道

在緱氏東南索隱云緱氏以山為名

當屯留之道

屬上黨補曰正義云屯當潞州縣道即太行羊

腸阪道也魏絕南陽

秦使之絕

楚臨南鄭

亦河南郡

秦攻新城宜陽

新城

屬河南補曰左傳僖六年注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也

大事記白起係韓新城引正義云在洛州伊闕縣又秦

韓會新城云兩周間地名注引正義云許州襄城縣古

新城縣也按半戎華陽君又號新城君則華陽在密者

此策以宜陽並言地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誅討

必連近當是伊闕爾也補

曰周主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

鼎按圖籍土地之圖人挾天子以令天下號令指天下

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

敝名補曰一本勞衆不足以成名伯王得其地不足以

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

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

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

顧還視也故為反義

去王業

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

務趣也正

曰務專力也

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

備

三者於國如人之有資貨

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

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

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

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

繕補也正曰左傳隱元年繕甲兵注治也訓切

不

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

海

言四方之物蜀無有之故蘇秦於巴蜀諸侯不以爲漢中獨曰利補曰一本西海新序同

諸侯不以爲

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

不貪暴名也得國實也

而又有禁暴正

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

劫脅止也

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

也又有不義之名

韓無罪而伐之不義也

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

天下皆有尊周之志

正曰史攻天下之所不欲危矣新序同按下文云此臣所謂危是也今無矣言雖以欲字

句而危字自爲句亦奇

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

宗尊也

齊

補曰

齊字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

必將二國并力合謀

并並也

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

解免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

秦兵伐蜀之完也

不虞傷敗

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

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

附屬

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儀傳有在前十年前而表在後九年謂前年議伐後年取

之而取之書十月知為一年事也今從表補曰秦紀與

表合按甘茂傳云張儀西并巴蜀當儀與錯議不同

故紀表並言錯定蜀而茂傳之言如此何也水經云秦

自石牛道使張儀司馬錯尋路伐蜀滅之華陽國志云

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於秦惠文王

使張儀司馬錯伐蜀滅之是二人同往也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

晉桓叔所封漢屬河東為聞喜其此時屬秦與上取皮氏卒同義

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

齊齊楚方懼子為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為臣約

車并幣

言并則幣非一物正曰并合也

臣請試之

不自必之辭

張儀南見楚

王

懷

曰敝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

大猶過

唯儀之所

甚願為臣者

唯辭也傳稱往相楚是也

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

憎者

衍亦字

亦

補曰疑衍

無大齊王

閱

唯儀之所

補

甚憎者亦

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

言得罪於秦重也

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懼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

事猶聽從而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

王獻商於之地

楚紀注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於在於中故名弘農商縣是也

方

六百里若此齊必弱

失楚援故

齊弱則必為王役

元作沒補曰姚本作

役

矣

役言為楚役使

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

秦楚因絕齊得報曲沃之役楚之惠

也

而私商於之地以為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

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

羣臣聞見者畢賀

畢猶盡

陳軫後見

時去秦在楚

獨不賀楚王

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

人自以為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
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
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
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無援故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

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

言儀必背約

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

惋猶恨

是西生秦患北絕

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

口無言

集韻彌止也通作弭

以待吾事

軫之策此可謂明矣而懷王不聽愚而好自用者也

其死秦
宜哉

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

來還也

又重絕之張儀

反

絕句

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

於秦張儀至

前反而
今至也

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

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

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

橫度為廣
直為從

使者曰臣聞六

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

小人貧窶之稱
言不能多與

安得

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

臣可以言乎

補曰高注初王使弭
口今可以言未也

王曰可矣軫曰伐秦

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

都邑有聞於時者

與之伐齊是我

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

償還也言勝齊則得地雖亡所賂足以相償

楚國不

尚全事

不尚尚也言無所喪補曰高注事一云齊乎字是

王今已絕齊而責欺

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

元作國補曰史作國姚注曾本國作國

必大

傷楚王不聽

是亦明計也而不聽是以知楚王之悍也彼豈能用屈原哉

遂舉兵伐

秦

補曰史云使屈句將

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

京屬

兆正曰高注楚邑

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

集韻僅劣

也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

過猶誤懷十六年有此十一年也補曰張儀商於之

欺雖豎子猶能知之以陳軫之智固不為難也儀之肆
意而無忌者知懷王之愚而軫之言必不入也不然他
日楚之請儀將懼其甘心焉而儀請自往卒不能害豈
非中其所料也哉洪邁云賂秦攻齊策尤乖謬不義
齊本與國宜割地致幣卑詞謝罪復求其援而反欲攻
之軫詭謬矣子為為臣之為使者使齊之使並去聲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懷曰王不如以地東

解於齊西講於秦

補曰講當從媾讀說見前

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

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

故言有舊補曰高注軫元仕於秦

寡人

不佞

佞高才也

不能親國事也

躬親治國

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

齊楚相伐

軫傳言韓魏

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

可以忠為子主計

主懷王

以其餘為寡人乎陳軫曰王獨

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甚愛之

楚先王

病吳故使人

問之

楚王使問

曰

使者還王問之

誠病乎意亦思乎

思吳

左右曰臣又

知其思與不思

注家說有為又則又亦有也此言有以知之正曰劉辰翁云又知猶安知愚謂

終缺安字按姚本作不知是

誠思則將吳吟

作吳人呻吟

今軫將為王吳

吟

言不

忘秦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

軫傳作館豎子

有兩虎爭

元作諍下

同

諍

補曰字與爭通下同

人而鬪管莊子將刺之

傳管作下刺有傷也補曰索隱

引策作館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

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

戾猶暴

人者甘

餌

以餅餌喻之

今兩虎爭諍人而鬪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

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

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必有敗王起兵救

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

今詳秦王言為子主計則以齊楚正相伐故也

今軫言無伐楚亦所以忠為主也

計聽知覆逆者

能計善聽知二國之覆逆覆逆言不順於

理正曰覆謂反覆逆謂逆料覆即下文一二逆即下文本末

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

也聽者存亡之機

機主發失喻事之要也先也

計失而聽過能有國

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

一二言反覆計聽無失之集韻悖亂也

本末者難惑

軫傳有無計聽下補曰蒯通說韓信曰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

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軫為楚媾於秦而勸秦收齊楚之徹豈所以忠為主哉或疑史作韓魏者是考秦惠時唯十三年韓舉趙護帥師與魏戰敗績去楚絕齊時遠甚他不見韓魏相攻事且策言甚明竊意楚已遣人解齊軫之媾秦欲其不助齊耳當識其意不可泥於辭也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讎

秦人謂公孫衍曰不如

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

秦人正曰李讎據高注此無據

於韓起樗里子

於國

起猶舉

三人者皆張子之讎也公用之則諸侯必見

張子之無秦矣

武王

惠文子元年報王五年辛亥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

時將相魏

左成謂甘茂曰不如予之

魏不反秦兵

謂敗而死傷多

張子不反秦

謂秦以喪兵誅之

魏若反秦

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

懼秦疑其厚魏

張子不去秦

去猶捨也儀雖為魏猶有得秦之心

張子必高子

高貴重也高之者欲茂以秦資之正曰劉辰翁

云不去秦萬一不行救魏也亦必高茂之誼高茂之忠

張儀之殘樗里疾也

殘猶害

重而使之楚

重猶貴重之者欲使楚亦貴重

之因令楚王

懷

為之請相於秦

請於秦使相之

張子謂秦王曰

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為國交也

結兩國之交

今身在楚

疾之身

楚王因為請相於秦臣聞其言

聞疾之言蓋誣之也

曰王

楚王

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楚王以為然故為請相也今

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秦王大怒樗里疾出走

補曰

為然之為如字餘去聲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

惠十三年取楚漢中

請秦王曰

補曰請當是謂字

有

漢中蠹

蠹木中蟲也言為國害

種樹不處者

言非其所

人必害之家有

不宜之財則傷

非所宜得得之必有禍

今

元作本

本

正曰自有漢至傷本有殺舛疑

當云種樹不處則傷本家有不漢中南邊為楚利此國累也

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當憂乎言不然天下有變謂害王於秦

割漢中以和楚補曰一本王割漢中以為和楚姚注一無為字此作以楚和穀次也楚必

畔天下而與王畔猶背王今以漢中與楚即天下有變王

何以市楚也

為補魏補曰姚云曾錢本此下有文字謂魏冉曰楚人宣太后弟後封穰侯傳言其用事武

王時此時冉欲如楚魏恐其合也公聞東方之語乎東山曰弗聞也曰

辛張陽毋澤辛疑韓人張張儀毋澤疑齊人正曰此章多難通此類尤難知下文云觀張儀與澤

又不云母澤當關說魏王哀止薛公田嬰公叔也曰臣戰與楚載

主契國

主木主軍行載之禱且告焉契言以國為約

以與王約

王魏

必無患

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

領項也言欲請誅持其項以受鈇鉞

然而臣有

患也

患楚與秦合下衍十六字

夫楚王之以其臣請挈領然而臣有

患也

補曰此十六字姚云一本無

夫楚王

懷

之以其國依母也而事

臣之主

事征伐也臣辛張陽主韓魏齊也此三人之辭非說母者故名母

此臣之所甚

患也

此下乃說者之辭

今公東而因言於楚

公謂母東東之楚也因與楚好言

是令張儀之言為禹

儀以武二年死故此章必次之此禹善謨今儀言楚依母而母果與

楚合是儀之謀侔於禹也而務敗公之事也三國是儀之說必欲敗舟合楚之事公不

如反公國謂秦德楚而不施恩惠而觀薛公之為公也觀其於舟

何如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以號三國以自

信也為韓魏齊請其所欲於秦因宣言之所以信於三國觀張儀與澤之所不能

得於薛公者衍也而公請之以自重也薛公所字

者舟為之請而得則儀重舟儀時相魏為儀請亦所以為魏魏亦重舟也補曰為公之為去聲

醫扁鵲盧人字越人正曰鮑本高注史渤海郡鄭人姓秦氏名越人徐廣云鄭當為鄭正義云又家於

盧號盧醫按周禮釋文引史記姓秦名少齊越人今史無少齊字恐釋文為是彼時所見本末缺也越人似非

名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

欲去其病

左右曰君之

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

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

砭也所以砭彈臃腫正曰此亦本高注石

針曰砭所以刺病投棄擲也

曰

補補曰姚云劉本有曰字

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

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

此此如

則君一舉而亡

國矣

按扁鵲與趙簡子同時至是百三十年矣正曰簡子在晉昭頃定公時周景王敬王之世也秦武王

元年當赧王五年相去二百餘年名字必差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闕周室

闕窺同小視也

周室洛邑蓋欲取之不正言爾言三川知其志不止鎬
京也正曰三川宜陽說見周策大事記蓋控扼之地故
秦武云云而寡人死不朽乎補曰乎史作矣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

韓王令向壽

宣太后外族

輔行

輔猶副

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

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補曰

茂欲壽告王勿攻王必疑其故而茂得以薦其言故曰
事成盡以為子功大事記云壽武王所親幸故茂以諉
之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山海經鯀息壤以堙洪水時則訓

於中央言息壤堙洪水之州而柳子厚言永州有之則息壤非一處此秦地也甘茂至王問其

故勿攻之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此屬修武積之久矣二縣

財賦歸之名為縣其實郡也

此時韓都平陽春秋傳上大夫受郡下大夫受縣則郡縣之稱

久矣正曰大事記云春秋時郡屬於縣趙簡子所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戰國時縣屬於郡所謂上

郡十五縣者是也魏惠後十年方孝公商鞅時并小鄉為大縣縣一令尚未有郡及守稱故魏納上郡之後十

餘年秦紀始書漢中郡或者山東諸侯先變古制而秦效之歟今王倍數險倍背行數

千里補曰一本行十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

并猶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屬漢中補曰大事記云本庸國今房州竹山縣

漢中要地也天下不以衍為為補曰姚氏云錢多張儀而賢

先王惠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冀州國後志云一名中山亭補曰見中山

策
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

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

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

補曰衍史並作蕁新序作公孫子謂皆秦諸公子

挾韓而議

媒孽之也

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

元作

侈侈之怨也

朋公仲名此書後或名朋或名侈朋侈字近故誤史並作侈然韓策言公仲侈又言

韓侈為兩人今定公仲名朋別韓侈也正曰史田齊世家韓馮徐廣云即公仲侈大事記韓又有韓明韓侈馮

朋音混而侈明朋字訛故也且當各存舊文辨見各條

昔者曾子處費

魯邑屬東海

費

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

族姓也

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

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

若如故也

有頃焉

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

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

機之持緯者

踰牆而走夫以曾參

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

使其母疑

則慈母不能信也

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

疑臣者

疑之於王

不適三人

適音同

臣恐王為臣之投杼也王

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

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

言在中也

爭之

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

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在三年茂傳有

宜陽之役

役猶戍役正曰役事也

馮章

秦人

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

楚乘吾敝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懼之

使楚說也

楚懼

而不進韓必孤無奈秦何矣王曰善果使馮章許楚漢

中而拔宜陽楚王

懷

以其言責漢中於馮章馮章謂秦

王曰王逐亡臣

詐為逐之

因謂楚王曰寡人固無他而許楚

王

虎謂此策可以無出地矣如後不可為約何正曰戰國變詐多此類豈暇慮後邪懷王親受商於之欺而

猶不悟昏
於貪故也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

鼓以進軍

而卒不上

卒士也上猶前

秦之右將

有尉

尉軍

對曰公不論兵

言不以兵法治士

必大困甘茂曰我霸

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

以釣喻也

今攻宜陽而不拔

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

挫推也史作奭

補曰衍

而公仲

元作中

中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

戰功曰伐言後不復立功正曰一本作無

茂是蓋字訛

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

示必

也死

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

補曰一本鼓之

宜陽
拔

宜陽未得秦死傷者衆甘茂欲息兵左成謂甘茂曰公

內攻於櫟里疾公孫衍

二人毀之如攻國然

而外與韓朋

元作侈

侈

為怨今公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兵攻宜陽宜

陽拔則公之功多矣是櫟里疾公孫衍無事也

不得事權

秦

衆盡

謂死傷多

怨之深矣

使茂久攻二人持之故也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甘茂曰楚雖合韓

不為韓氏先戰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

變背約也楚時助韓兵在

韓後正曰言韓楚必相御也御猶制也二國雖合猶相疑故自相制楚言

與韓而不餘怨於秦楚之與韓有言而已而其於秦不見多怨正曰聲言與韓而不遺怨

於秦臣是以知其御也

宜陽之役楊達

秦人正曰無據

謂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攻

西周得之是以九鼎抑

元作

邱

補曰大事記引作市者是

甘茂也

顯與

茂爭國者見惠王策抑按也正曰按惠王策李離云云顯乃張儀離無與茂爭國事

不然秦攻西

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

言攻而不勝亦足以敗茂元在

韓策補曰鮑既改從秦策今韓策仍出此章楊達作楊徙印作市注亦異大事記所取鮑氏云顯得止用顯亦

今韓策注文高注此章無作健字者豈別本有之而鮑又重見於此乎宜陽之役策公孫衍史並作公孫奭又有公孫顯公孫郝公孫赫其云挾韓而議云善韓皆仕秦而黨韓者大事記謂郝顯奭郝奭在秦為一人愚謂赫即郝也然其事亦多與衍類又恐衍即顯之訛也今且當各從本文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

言其強辨

與寡人爭辭寡

人數窮焉

辭屈也

為之奈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其健者

來使者

補曰者字疑衍

則王勿聽其事其需弱者來使

集韻需音儒韋

柔滑貌補曰需即儒

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

王因而制之

弱者易制因可制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

請間之間暇隙也因暇與

語將置相也

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甘茂之吏道而聞之

聞之於道補曰姚注劉本無道而二字按韓非子道而作道穴云秦王欲將犀首樗里疾恐代之將也鑿穴於

王之所常隱語者王果與犀首計之以告甘茂甘茂因

境內盡知之蓋樗里疾道穴聽之矣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

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

告臣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

補逐逐衍也曰告人足矣必不告已正曰

姚本有之字補曰告人之云機更深險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盖

凡屈皆楚人楚任之於秦使為

秦相為楚和於秦秦啓關而聽楚使甘茂謂秦王曰誅

元作

怵

補曰策誅怵字通

於楚

誅誘也若怵則驚耳

而不使魏制和制謂楚

必曰

以嚮魏之言告魏

秦嚮魏

嚮賣也如賣友云魏言始約而終背之

補補曰恐缺一魏字

不說而合於楚楚魏為一國恐傷矣王不如使魏制和

魏制和必說

絕句

王不惡於魏則寄地必多矣

言魏楚割地與秦時

地未入故言寄

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

兵勝而不驕霸主約而不忿

主天下之要約
正曰歛約也

勝而不驕

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

使鄰國
服從

今王廣德魏趙

大施
恩惠

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

言不以
交楚為

意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竊為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

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大雅
蕩詩

故先王之所重者唯終與

始何以知其然也

補曰一本唯始與
終何以知其然

昔智伯瑤殘范中

行

范吉射中行
寅晉兩卿

圍晉陽

屬太原故許唐國補曰大事記
晉陽漢太原郡所治龍山在西

北晉水所出北齊分晉陽置龍山縣隋
改龍山曰晉陽而以晉陽為太原縣

卒為三家笑

趙魏

韓也事見韓策晉出公十七年正曰大事記晉出公十七年晉荀瑶與韓趙魏氏分范中行之地反攻出公奔齊道死晉哀公四年趙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故越國揚州郡

亦山名事勝齊於艾陵杜注齊地哀十一年補曰正為義云艾山在兗州傳縣南

黃池之遇

陳留外黃溝縣有黃溝又魏內黃注吳會諸侯于黃池今黃溝是哀十三年正曰哀十三

年杜注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按外黃小黃封丘皆屬陳留外黃有黃溝故指為黃池而內黃隸相者亦有黃溝水經注所謂河水決通濮濟黃溝者也相與封丘殊遠當以杜注為正路史同杜注無禮於

宋

並哀十三年吳欲伐宋殺其大夫囚其婦人

遂為

元作與補曰當作為一本死於垂遂

勾踐禽死

二十二年梁君惠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

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

在河內河陽縣南魏記惠王二年敗韓子馬陵敗趙于懷十五

年魯衛宋鄭君來朝二十八年中山君為相後子死

不見齊楚及朝天子事正曰年表二十九年

申也三十年齊身布冠
以喪禮而拘於秦
拘猶制正曰

敗魏馬陵虜申
自居也
高注太子見

殺故布冠而
拘執于秦
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

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天下之國
雍擁

之據有
徙兩周之疆
侵逼
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
河東

陽侯
取黃棘
秦紀楚紀懷王與昭王盟于黃棘皆
而韓

國
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為此尾
言善其後正曰尾終則

也即上文能終之說

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王若不能為此尾而有後患

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

濟水在溫西北此言中國爾正曰濟水出絳州垣曲

縣王屋山伏流至孟州濟源縣出二源合流至溫入河出河南溢而為滎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齊青入于海

以王為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

逸詩言行九十

里適足為此言末路之難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五十里耳

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

依猶

非楚受兵必秦也

皆驕

強故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

行王

王

補曰姚本無此字

四國之兵敵

秦楚韓魏也韓魏雖弱以得援故與之敵而

未能復戰也

敵故不敢輕戰

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為權外言四國不以

為意權言能輕重四國

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

此言魏韓得之正曰下文楚先得齊

可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

以銷金喻

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

也楚先得之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若隨

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

秦楚必為天下笑矣虎謂此策孟

其不名正曰孟子曰仲凡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今策云伯王之業五伯不足六孟子而

有是言毀驕者必敗亦論之常其言先得齊宋以下是乃量事勢計較強弱不過以力服人而已豈可與孟子

同日語哉補曰曰江之當大之為去聲夫上處

秦王與中期

秦人

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

與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

悍勇也勇者多忤人

中期適遇明君故

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

補曰當曰中期悍人也有錯文

昭襄王

武王母弟元年報王九年乙卯

甘茂亡秦

茂傳昭元年擊魏皮氏未拔去

且之齊出關遇蘇子

代也代傳侍燕

太子質於齊將適秦

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

女在室者

蘇子曰不聞

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

之

遣之使去

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

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為有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為足下

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乃西說

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恒士也

恒常也

其居秦累世重矣

茂事

惠武昭三王

自殽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

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

如重其贄

集韻贄與摯通握持也言多持物往遺之

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

置之槐谷

扶風有槐史云槐谷注在陽城補曰按史谿鬼槐谷並作鬼谷故前則徐注在陽城後則

劉伯莊云在關內雲陽皆不明按姚引後語注槐里之谷今京兆始平之地作鬼谷大非終身勿出

代知茂必留齊故言此爾不為茂游說也正曰代以此言激秦王與之上卿以相迎之使齊亦重茂豈非游說

也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迎

於齊補曰姚注錢甘茂辭不往蘇子秦元作秦補曰姚氏作以相印迎之

按史偽為補曰偽為二字疑是為謂蓋上卿齊補補曰同

一作偽為王閔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齊閔王

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

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强秦之衆則難

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

命猶入命之命茂傳有補曰列女傳

齊女徐吾與鄰婦合燭夜績辭亦相類史通謂游士假設之辭遽以名字加之者

獻則

楚人為半戎游說者

謂公孫消

秦人

曰公大臣之尊者也數伐

有功

伐戰伐

所以不為相者太后

宣太后

不善公也半

元作辛下

同辛

補曰當作半下同

戎者太后之所親也

穰侯傳后同父弟半戎為華陽君凡

半皆楚人今亡於楚在東周

戎時未入秦知為昭王初也

公何不以秦楚

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

使為周相

楚必便之矣

戎雖以罪去楚楚既與秦

共資之必為楚是辛辛戎有秦楚之重太后必說公公

相必矣

三國攻秦入函谷

魏記哀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攻秦此九年也正曰哀當作襄

秦王

謂樓緩

趙人見穰侯傳此九年相秦而免

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

河東而講

大河之東非地名補曰講媾通說見前

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

元作勉補曰策免勉通姚本正作免

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

謂公族

王何不召公子他

元作池下同此書多作他

池

正曰池即他且當從本文

而問焉

王召公子他池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

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

悔其三失地

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

函谷咸陽必危

咸陽秦都扶風渭城也補曰大事記山南曰陽水北亦曰陽其地在渭水之北

猶之諸山之南故曰咸陽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

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

鈞均同平也

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

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

決斷也猶必

卒使公子他池以三城

講於三國三國

補此二字補曰宜復有三國二字

之兵乃退

緩時相秦對以池之

言豈為侵官哉而曰此父兄之任焉用彼相矣補曰緩之不自言池以兩悔言皆箝其主之術也周策韓慶

為西周說薛公令臨函谷而無攻楚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王以為和薛公從之會公子池來媾遂罷兵大事記說見彼章當泰觀按三城者武遂與韓封陵與魏齊城與齊武遂封陵在河東齊城無考事在年表秦昭九年下十一年書韓與齊魏擊秦與我武遂大事記謂即此年事誤分也通鑑綱目通以為樓緩公子池之對誤者

薛公

文田

為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

收猶取也

禮時相齊親禮所以取齊昭十三年禮奔魏其相齊見周策及孟嘗傳後至十九年歸秦明年齊伐宋伐宋後文乃相魏此事合在禮歸秦之前此時文未相以濟天魏其言為魏意親之矣正曰失考辯並見周策

下君必輕矣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并相之

相齊是及秦

君收齊以重呂禮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君必深齊讎

冉也欲得陶故故下章曰攻齊不成陶為鄰恤然齊未免於兵亦不敢爾正曰齊無兵患則可以肆志於冉與

秦得天下則伐齊深文君不如勸秦王令敝邑薛也文以此十

三年奔薛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齊破晉強晉謂

魏秦王畏晉之強也必重君以取晉文親魏而重冉故欲取晉必重冉

齊與晉敝邑薛雖文舊封而屬齊齊破畏魏且取薛予魏而不能支秦魏得薛秦

必害之而魏實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為功採

晉以為重也補曰姚本採晉是採字訛義不通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

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

禮雖亡秦之齊秦方以禮收齊則復親之今齊不破是秦收齊

之功遂也禮為有功於秦秦必用之并相齊秦也

予必大窮矣

冷向

高注秦人今詳為齊人正曰高注秦臣韓趙策亦有此人

謂秦王曰向欲以齊

事王使攻宋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

晉國大梁也宋在其

東宋破則梁危安邑屬河東近秦梁危則秦可取安邑

燕趙惡齊秦之合必割地

以交於王矣齊必重於王

秦多得地齊畏其強故重之

則向之攻宋

也且以恐齊而重王

燕趙交於秦故齊必恐

王何惡向之攻宋乎

惡皆去音

向以王之明為先知之

言秦自知攻宋之利

故不言

謂穰侯曰為君慮封

謀所以定其封

苦

元作若

若

補曰此連於除下有缺誤

除

宋罪重齊怒

宋齊所惡也故除宋罪則齊怒齊怒則冉之封不定故以為苦除解免也

須殘

伐亂宋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一時已

補曰須殘字有衍誤

趙策作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云云凡兩見彼言為奉陽君定封說齊之怒深殘亂宋云云

見彼策姚本之時也已

謂魏冉曰楚破秦秦

補正曰秦下宜復有秦字

不能與齊懸衡矣

懸衡

輕重等也此言秦輕於齊

秦三世積節於韓魏

節猶事也言累有戰伐之事正曰劉辰翁

云積往來之節也

而齊之德新加

加於韓魏

與

衍齊字正曰此與亦作焉

齊秦交

爭韓魏韓

補

魏東聽

謂聽齊正曰姚本齊秦
交爭韓魏東聽自通

則秦伐矣

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楚包九夷

補曰索隱云
屬楚之夷

又方千

里南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口

未詳疑為濟陰高
魚正曰王應麟云

鮑說非左氏昭十三年傳次于
魚陂注竟陵縣城西北甘魚陂

權懸宋衛

言較其
輕重宋衛

乃當阿甄耳

莊十三年注阿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甄
屬濟陰莊十四年會于鄆史作甄此言二

國如齊邑爾補曰
鄆本濮州鄆城

利有千里者二

謂齊楚正曰恐
非此句正指楚

富擅

越隸

越勾踐國隸猶禮之秋官肆隸征伐所獲之民也
擅專有之事正曰越有三皆屬楚隸徒隸賤稱此

言楚秦烏能與齊懸衡韓

正曰此句與策首不同當與
上權懸宋衛為比一本權懸

韓魏者是支分字上或

支分方城膏腴之地

支言細散取之腴腹

肥也言肥

以薄鄭

薄猶迫也鄭屬長安在秦漢之間正曰西都咸林鄭舊封去方城遠新鄭

策凡言鄭者韓也

兵休復起足以傷秦不必待齊

五國罷成臯

屬河南詳見趙策惠文十二年此二十一年也史不書補曰臯姚本作罽前漢志成

臯故虎牢亦名制左傳所謂巖邑也正義引括地志云成臯故縣在洛州汜水縣西南汜音似秦王欲

為成陽君

以趙魏策知為韓人此十七年入朝時在其國

求相韓魏韓魏弗聽

秦太后

宣

為魏冉

冉后弟時主五國之成后恐成陽害其事故為之言

謂秦王曰

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於齊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

能翕其心乎

翕猶收也言收之晚

王曰未也太后曰窮而不收達

而報之恐不為王用且收成陽君失韓魏之道也

其窮在齊

亦必韓魏所惡

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

南襲至鄧楚王引歸後三國

齊韓魏

謀攻楚恐秦之救也

或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三國之兵且去楚楚能應

而共攻秦雖

補曰姚氏本章首有此六十六字

藍田

屬京兆

豈難得哉

此策

上有脫簡蓋三國攻楚楚求秦救薛公時在魏說者欲使薛公遣使之楚告以舍楚攻秦以疑秦使不救楚此

言三國既舍楚攻藍田可得也況於楚之故地藍田秦近邑也尚可得而況楚地謂秦且

以漢中楚疑於秦之未必救已也而今三國之辭云元

去三國攻楚史不書補曰當作云則楚之應之也必勸勸

之也言樂從從三國政秦此一說也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出兵敵三國也其謀

自秦為知之必不救也三國疾攻楚楚必走秦以急趨

告急補曰姚注一本以下有告字秦愈不敢出畏三國也此又一說則是我離秦

而攻楚也我三國也離言絕其交兵必有功薛公曰善遂發重使

之楚楚之應之果勸於是三國併力攻楚楚果告急於

秦秦遂不敢出兵大

衍臣字

臣

補曰姚氏云曾作勝高注亦作大勝

有功

此章

應屬齊若魏然附之齊則薛公時在魏附之魏則無薛公事以其事不完不明而齊魏無所適屬也故次之此

正曰秦惠王後十三年取楚漢中非薛公在魏時事鮑不見脫簡文故其說妄謬而次之此

薛公入魏而出齊女

魏公子負芻之母薛公惡齊故逐之

韓春謂秦王曰

王何不取為妻以齊秦刳魏

刳同

則上黨秦之有也

此上

黨屬魏

齊秦合而立負芻負芻立其母在秦則魏秦之縣

也

言負芻以母故必事秦

已珉

元作民下同字書無之而韓珉韓策作珉今並從之此魏人也正曰

已字句今連作已珉非珉珉策字通恐即韓珉也

珉欲以齊秦而困薛公

爭魏權故

補曰一本欲以齊

秦劫魏而困薛公佐欲定其弟

佐負芻廩兄也定其立

臣請為王

因珉與佐也

因二人可以劫魏困薛

魏懼而復之

反齊女

負芻必以

魏歿世事秦齊女入魏而怨薛公終以齊奉事王矣

齊女

德秦而齊其父母國也齊又與薛公隙故女能得之以事秦

謂魏冉曰和不成

與趙和秦也此二十七年白起擊趙因伐先狼正曰無考

兵必出

白起者復將戰勝必窮公不勝必事趙從公公又輕

不能

窮冉故從冉而和然先和公不若母多

謂專志於和則冉重今不勝而和故輕

則

疾到

趙歸我也此蓋冉欲和而起欲戰也起冉所薦其言窮公起字不爾補曰語不可曉有缺誤姚云到

封愚

陘山之事

穰侯傳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攻趙韓魏於華陽下且益趙以兵伐齊則此役也陘

山在密後志注云史記秦破魏華陽地亦在縣則此策書陘山史書華陽一役也事在三十四年正月曰大事記

華陽之役秦救韓而擊趙魏年表列傳或云得三晉將或云攻趙韓魏皆記者之誤按大事記赧王四十一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魏冉伐魏拔四城明年趙魏伐韓秦魏冉救韓敗趙魏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補曰

陘山是前大事記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

華陽亭多在密陽屬河南此時屬齊正曰此合於趙而以順子為質齊公

趙王文惠喜乃按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敝邑而納順

子欲以解戈敢告下吏

不斥王故言告吏

秦王使公子他之趙

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

齊背二國

不可信恃大國

不義

趙以齊倍之為不義

以告敝邑

告以伐齊

而賜之二社之地

邑皆有社

二社二邑也止曰未詳戰國之制

以奉祭祀今又按兵且欲合齊而受

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為

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

元作之者

之者

補曰宜作者之史無之字

姚注錢劉一作往來之言者

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

必之敝邑之王

必者意其然王襄王

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

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

相結秦之深讎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為不信不為

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

此二十七年敗趙取代光狼

不利

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

此晉趙也以趙破齊齊破趙亦敝

而後制晉楚之勝

二國破敝秦無後慮可以南制楚

夫齊罷國也

罷疲同

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

補曰史作決潰癰

秦王

安能制晉楚哉

夫能制人必其威武足以屈人今攻罷國勝之非武也安能制人

二也

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

不信其伐齊

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

秦齊恐則不走於秦且走晉楚

兵多則非獨齊見制懼晉楚亦見制齊畏秦故

不趨秦而與晉楚同患故趨晉楚

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

舉兵而為之頓劍

二國惡秦而齊先伐故既合則齊為二國出兵頓下也此以小言之則

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齊

晉亦趙也初與秦伐齊

以齊破

秦

為之頓劍是也

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

此攻

華陽時得之安邑魏地亦屬韓猶上黨兩屬也白起傳取韓安邑正曰按起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在取魏

滅六十邑前一年昭王之十七年也索隱云韓故地又魏以安邑入秦在昭王二十一年恐非此時得之善

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

言可夫取三晉之腸胃

安邑上黨如之

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

孰利故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

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穰侯傳有補曰於是

穰侯不行引兵而歸為齊為之為使臣之使兩走字並去聲

秦客卿造

造其名

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

毋別封也越記注陶今濟陰定

陶補曰說見趙策

藉君天下

借以制天下之權

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

為萬乘

國大也

長小國以朝天子

補曰姚本率以朝

天下必聽五

霸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為鄰恤

言近於憂

而莫之據也

無援國可

特正曰言政齊不成功則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

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為時時

時非人所能為時至而失補曰姚本時至而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

為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

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得時之利無大於此因

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耻田單破燕之初成昭

王之功燕昭二十八年樂毅伐齊入臨淄三十二年下齊七十餘城明年田單復之補曰惠王字疑有

誤且不當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君謂

在昭王前

燕相詩云樹德莫如滋

滋益也

除害莫如盡

逸詩補曰泰誓樹德務滋除惡

務本姚本

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

齊閔

八年蘇代為齊說燕噲讓子之燕幾亡矣而不卒攻故有樂毅臨淄之役正曰齊宣二十七年注讓子之下宣

云於是燕亂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非以

元作以非正曰以非至之害句或以已此時也成君之

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卒猝同而從齊齊秦元作趙趙合

其讎君必深矣挾君之讎讎謂齊以誅於燕使燕誅相後雖悔

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攻元作僭僭正曰字誤當作從下文可

證

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

河南

亦河之南非郡此蓋寓封

為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為鄰世

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他慮也

補曰後為萬乘之為去聲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

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於陳城楚遂削弱為秦

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遊學

博聞襄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強

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駕犬

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

補曰姚氏云此段首

有缺文史記新序後語皆有之文亦小異今以後語補案此當下接物至云云而章首說秦王曰四

字已在此段內當為衍文

說秦王曰

按史此春申君未封時書在擊芒卯後此三十四年也補曰說已見上

物至而

反至猶極

冬夏是也致至而危

致言取物置之物上

累綦是也今大

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

邊

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

嘗有也先帝

尊稱之耳時未為帝

文王

惠文王非孝文

武

元作莊

莊王

按史秦輕

楚頃襄王歇乃上書說秦昭王則史與此策書此為莊王謬也補曰莊當作武

王之身三世而

不接地於齊

不與通也

以絕從親之要

要約也

今王使成橋

秦人

補曰劉伯莊云橋音矯

守事於韓

守猶待

成橋已

元作以正曰以已通

以北入

燕

使燕入朝於秦補曰史作盛橋以其地入秦為是新序同此言韓入地下言取魏地也

是王不

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

出言割地燕入秦必割地予秦秦使之出也

王

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社

補曰姚本作杜是

大梁之門

舉河內

屬司隸正曰正義云即懷州也在河南之北西河之東東河之西

拔燕酸棗虛

桃人

燕南燕屬東郡酸棗屬陳留徐注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虛又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頓丘按此則

虛魏地也桃人史作堯注燕縣有桃城今按任城有桃聚補曰燕張儀傳注滑州昨城縣酸棗正義云故城在

渭州酸棗縣此古酸棗縣南虛正義云謂殷虛今相州
所理大事記解始皇紀引正義云姚虛在濮州雷澤縣

東二地不同按楚燕之兵補曰史作魏之兵意此上皆
高注作虛文協

以來援雲翔而不敢校雲翔散也語注包曰校報也正
者言之

按翔有高超貌漢書言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
翔貴古人每言高翔元作申

今從申正曰史文雖順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
史此作重義自通

首垣河東蒲阪注故蒲蘇代曰北有河外卷衍注不地
今按屬魏故魏地書拔我首垣蒲陽衍而張儀說

魏王秦據卷衍又南陽有杜衍垣元作恒河東有首山
首垣正曰徐廣及索隱皆云此蒲在衛之長垣蒲鄉索

隱云衍在河南與卷近權丘正義云屬鄭州恒姚本作
垣索隱云首蓋牛首垣即長垣非河東之垣也長垣開

封

以臨仁

兵臨之

平丘

元作

兵

補曰當從

小黃濟陽嬰

城

地並屬陳留嬰猶繁也蓋二邑環兵自守補曰按燕策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史作外黃正義云故黃

城

在曹州考城縣東濟陽故城在曹州冤朐縣西南大

事

記云水經注河水舊在白馬縣南決通黃溝趙世家

拔

魏黃城正義引括地志云故黃城在魏州冠而魏氏

服

矣王又割濮

周紀注建寧卽南有濮夷

磨之北

後志當

荆

州記沮水西有磨城子胥所造正曰江漢南之濮乃

書

所謂彭濮之濮沮水磨城遠不相涉下文北屬之燕

隱

云磨地近濮按史表有磨侯程黑索隱云表作歷歷

縣

在信都地邑並無磨愚按此字作磨與歷通猶

樂

毅書磨室之類新序正作濮歷則其字甚明屬之

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

也王之威亦憚矣

補曰憚史作殫是新序同殫盡也

王若能持功守威

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

高注肥猶厚地猶道則此誠字元作地也補曰守威

疑守成史誠作地新序同姚氏云一本作誠

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

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

元作材史作仗材

補曰姚云一本無甲

兵之強一

元作壹

壹

補曰史作乘新序同毀魏氏之威前勝魏有威矣今自挫毀

不持守也正曰從乘字義明

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

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

未濟注小狐不能涉大川雖濟

而無餘力將濡其尾不能終也

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

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

榆次屬太原智伯葬處正曰索

隱云敗于榆次正義云屬并州縣

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

干隧吳地蘇秦春申傳並不注道應注干隧在臨淮豈此耶蓋或越王逐北至是正曰正義云出萬安山西南

一里太湖即夫差自劉處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里

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作元

設補曰姚云劉本作沒

利於前沒猶

而易

補曰易音亦前之患於利易後之患也

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

補曰艾陵在充

州博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

禮揚州其川三江浦水濱也高注即干隧正曰

書蔡傳婁江東江松江也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

日矣

其日可期

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

史注在榆次

今

王妬楚之不毀也

謂無傷

而忘毀楚之強魏也

楚毀不能侵之故強

考下文宜有韓字補曰史作韓魏新序同

臣為大王慮而不取

補曰取下有也字文順

詩云大武遠宅不涉

逸詩武足迹宅猶居也言地之居遠者雖有大足不涉之也正曰威

武之大者遠安定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覓兔遇犬獲之

大雅巧言詩忖亦度也躍

躍走也覓狡也言兔雖善走或時遇犬犬能得之人心難知或可忖度補曰躍天力反

今王中道

而信韓魏之善王也

中道在此前後間

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

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

以慮患故卑辭

而實欺

大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

重猶累

而有累世之怨

焉夫

補曰姚本之怨矣無焉夫字

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

百世矣

補曰百世史作將十世新序同高注百一作累

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

剝腹拆頤

領也

首身分離暴骨草澤

暴日乾也

頭顱僵仆

顱首骨僵

債仆倒也

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

係累為虜虜獲也

鬼

神狐祥

狐之為妖者正曰史狐傷是新序作潢洋三字楚辭後語注潢戶廣反洋音養

無所食

無人為之依也

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

男為人臣女為妾

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

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

惡安也

王將藉路於仇

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

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

補曰一本隨陽右壤疊一句新序同陽作水索

隱云楚都陳隨水之右壤蓋在隨之西今鄧州之西多山林者是也

此皆廣川大水山林

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

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

衍應字

應

補曰姚云一本

無史齊趙韓魏也方言南攻故不及秦楚之

兵補補曰史之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屬楚方

與方與胡陵鉅胡陵碣蕭相碣屬梁國故宋必盡七國

宋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濟陰乘氏注泗水入淮魯國卞

魯國卞縣桃墟西北陪尾山四源俱導因名西此皆平

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秦與楚戰不暇救

攻之兵勢無所分也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補曰姚

楚以上無於字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校較同直也而

楚史新序同

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

負與抱反背也

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

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

葆保同

而詳事不吏

事猶治補

曰不吏姚本下吏是詳其事以下於吏慎重之意應上葆利言

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

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

禁制也

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

衆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

注猶屬言地廣正曰注瀉之注補曰史作樹怨於楚新序

同姚本一舉衆而注地

詘令韓魏

詘猶反正曰魏句屈命令於韓魏歸為帝之重於齊言齊韓魏

皆強而齊尤甚也

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

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

元作臨以補曰姚云劉本作以臨

韓韓必受首

言其服而請誅

王襟以山東之險

蔽障如襟

帶以河曲之利

圍繞如帶

韓

必為關中之候

比之候吏

若是王以十萬

補補曰史十下有萬字是新序同

成

元作

成

補曰史作成是新序作伐

鄭梁氏寒心

戰懼則然

許鄢陵

並屬潁川

嬰城上蔡召陵

並屬汝南

不往來也

韓魏不通補曰史上蔡上有而字新序同從此

則上以嬰城句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

乘之主注地於秦

元作齊

齊

補曰當作秦

齊之右壤可拱手而

取也

拱斂手

是王之地一經

元作任

任

補曰史作經是兩海

東南止曰索隱

云西海至東海

要絕天下也

要謂中

是燕趙無齊楚齊楚

補此二字補曰

宜從史疊齊楚字是新序同

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

以危亡之事恐動之持

齊楚

持劫之也補曰史直搖齊楚新序同通鑑綱目從之

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

矣

痛言攻伐之酷春申傳有補曰史昭王曰善於是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惡音烏重世

之重平聲藉音借方與音房預為王之為去聲

段產

秦人謂新城君

韓襄十二年注半戎也

曰夫宵行者能無為奸

而不能令狗無吠已今臣處郎中

郎廊同漢官表注主廊內諸官正曰廊字

通作郎不謂郎為廊郎中令秦官郎乃其屬此注在能郎中令下非郎職也大事記謂是時郎中職已親近

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使人毋議臣於君願君察之也

元在

韓策魏昭策白圭
語同正曰見下

段干越人

凡段干皆魏人今在秦補曰史注段干魏邑路史段干李姓邑初邑段後邑干因邑而氏

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良趙簡子御駕馬在車下負軌云取千里

其言

馬遇造父之弟子

造父周穆王之御不得與王良同時然學出於造父者得稱為

其弟子非必與之同時也

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

不能然

王良弟子

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

駕車馬四兩服在中央夾轅兩驂在旁見

太叔子田言馬言服馬豈驂邪

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繹牽長

繹索也以

馬牽故繹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

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

戎未嘗相以其傳國事稱之

不

釋塞者

言障之於下不解

是繆牽長也

亦在韓策詳二臣之言則戎之寵少衰矣故范

睢得而間之正曰上章為議已者言下章言相國之短於用已皆不見半戎寵衰之意為秦亦無明徵當從舊

決難去聲

范子

名睢字叔後封應侯凡范皆晉舊姓故史云魏人補曰睢音雖

因王稽

秦謁者令時使魏還

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正

史作政字通

有功者不得

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

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

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

利猶達

若將

弗行則久留臣無謂

元作為

為也語曰人主

補曰姚云後語作庸主史

同

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

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樞質

集韻樞斫木鑽鑲鐵樞質鑽同

要

不足以待斧鉞

鉞亦斧也

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

嘗試亦試也

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前者

耶

得任人必保其後後不如言則為反覆此任人者所重也王豈得輕之補曰姚本反覆於前王

臣聞

周有砥厄宋有結祿梁有懸黎楚有和璞

卞和之璞此皆美玉名

四寶者工之所失也

失謂不能別之故卞和三則也

而為天下名器然

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厚國家乎

厚言使之重

臣聞善厚

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

皆取其重

天下有明

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為其凋榮也

凋傷也榮草華也此

喻厚重彼有擅之則此無有

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

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

弗能改已

補曰睢云聖主明於成敗之事而曰疑則少嘗之語既反覆又引舜禹舜禹豈嘗疑事者

哉所謂游士之言

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

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於王心耶

闔合同補曰闔史作概索隱引策作闔

亡

元作已補曰姚云已錢作亡史同

其言臣者

亡其猶得亡補曰亡其猶亡乃將賤而

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

絕句正曰史自非然者臣願云云按自非然者

即策非若是也臣願即策則臣之志願云云志字句絕雖奇非文義

願少賜游觀之間

間暇

也隙望見足下

不斥王故指其足下之人猶陛下也

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

因謝王稽說

且謝且說說其未用之故正曰謝其得人而說其欲見之意姚云一本無說字史同

使人持車召之

睢傳有補曰為其之為去聲說之之說音悅

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

補曰一本謂范雎

寡人宜以身受令

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

蓋修李帛之怨補曰大事記赧王四十四年秦滅義渠漢匈奴

傳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太后詐殺王於甘泉

寡人日自請太后今

義渠之事已寡人乃以身受命躬竊閔然不敏

閔猶傷敏疾也

自傷其見睢之晚

敬執賓主之禮范睢辭讓是日見范睢見者

下見賢遍反

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

博雅屏除也此謂去之

宮

中虛無人秦王跪而進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

以教之為寵

范睢曰唯唯有間

間隙也正曰間猶頃也孟子為間如字

秦王復請范睢

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

跽長跪也

先生不幸教寡人乎

范曄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

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

渭水出隴西首陽北渭水之陽詩在咸陽之地補曰正義

引呂氏春秋云太公釣於茲泉鄠道元云磻溪中有茲泉水源出岐州岐山縣西南凡谷北流十二里注于渭

若是者交疏也

絕句

已一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南

補曰姚本

無南字史同

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于呂尚卒擅天

下而身立為帝王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

處猶在也謂欲言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
太后及穰侯等

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
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

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

而為厲

言賴惡疾也補曰豫讓傳索隱云凡漆有毒近
之者多患瘡腫若癩然故以漆塗身令若癩然

厲賴音近
古多借

被髮而為狂不足以為臣耻五帝之聖而死

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

秦紀烏
獲武王

力士然自孟子時稱
之則其以力聞久矣

奔育之勇而死

史注孟奔育皆
勇士育之力能舉

千鈞補曰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

皆衛人補于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載而出

昭關

楚關名補曰後語注云韋橐

夜行而晝伏至於菱夫

地缺正曰姚本作菱

求索隱云即漂水

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

匍匐同飢困故

乞食於吳市

胥傳在丹陽漂陽

卒興吳國闔閭為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

加之以幽囚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

輿

高士傳楚人陸通字接輿

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無益於殷楚

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

補曰姚本一本無此二字

可以補所

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

二子無補于時猶為之今為而有補故特以為榮正曰接輿固

辟世之士箕子之心豈睢所能知鮑順文為說謬矣

臣又何恥乎臣之所恐者獨

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蹙也

蹙僵也

是以杜口

裹足莫肯即秦耳

即就也補曰即一作鄉

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

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

女保女傳非大臣也終

身聞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

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

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

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恩先生

恩

同亂也濁貌

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于先生此天所

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

谷口

文紀注在雲陽雲陽屬馮翊

南帶涇渭

涇水出安定涇陽

右隴蜀

隴西有隴

坻即隴阪

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

諸侯譬若施韓盧

俊犬名博物志韓有黑犬名盧

而逐鴛兔也

鴛言其不俊補

曰姚本施作馳
駕作蹇史同

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關

補補曰史閉
下有闕字姚

云李善
引同

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國謀不忠而

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睢曰大王越韓

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

於秦臣意王之計

以意測之

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失

義

義宜也已少出師而
使人悉出非宜也

今見與國之不可親

與謂韓魏

越人

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

閔二十三年
敗楚重丘大

有功止曰
十二年

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

辟拓地也

膚寸之地無

得者

集韻側手曰扶通作膚春秋傳膚寸而合

宣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

諸侯見齊之罷露

罷疲同在野曰露

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

魏昭十二年與秦趙韓燕伐齊敗之

主辱軍破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

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齊盜食者也王不

如遠交而近攻

補曰遠交近攻秦卒用此術破諸侯并天下

得寸則王之寸

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謬乎且昔者中

山

元作山中

補曰當

地方五百里

趙獨擅之

武靈二十七年

亡中

功成名立利附焉

元作則今從史

則

補曰恐當從史作焉

天下莫能

害

此言近
攻之利

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

言出入來
往所由

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強則

楚附楚強則趙附

言雖不能兼
制必有一附

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

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

可使為
丘虛

王曰寡

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

范雎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

而伐之

虎謂遠交近攻
之既親之又欲伐之
策當矣語未卒而復欲親
之立談之間矯亂如此使人

主何適從乎若曰某策為上某次之其可也
正曰大事記親魏者豈誠愛魏哉孤韓黨耳於是舉兵

而攻邢丘

在河南平輿補曰史廩丘鄆丘即邢丘也正義云漢置平輿縣在懷州武德縣也

邢

丘拔

四十一夏取邢丘

而魏請附曰

雖復說也

秦韓之地形相錯如

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為秦

害者莫大於韓

補曰姚本此下有王不如收韓一句

王曰寡人欲收韓韓

補補曰姚云錢本有史同

不聽為之奈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

屬河

南

則成臯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

河內山陽唐有此山晉隘也

則

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為三

衍魏字補

曰宜一本作滎史同疑衍

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

是時宜陽之拔久矣

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

雖傳有按史拔邢丘在親魏說後二年此三十八年也拔

宜陽說亦在拔邢丘前則此邢丘拔要終言之也止曰大事記秦昭王三十六年范雎為客卿三十九年拔懷四十年拔邢丘史拔邢丘後雎復說攻韓則此自是兩節策附載為一章也昭王四十四年攻韓取南陽絕

太行道皆行雎之謀也

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

齊之族屬後為相封安平君史云田

文非也文去齊至是已一十餘年不得近舍單遠論文也補曰姚氏云後語亦作文愚謂舉齊事言不必一時

不聞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

昭王母弟華陽補曰正義

云華陽亭名在洛州密縣故華城在鄭州管城縣南杜注新城密也故戎又號新城君涇陽雍州縣高陵屬京

兆四貴者穰侯涇陽華陽高陵也史涇陽華陽擊斷
無諱下有高陵進退不請一句策下文出高陵則此有

缺文又走涇陽下姚云曾有華陽字史同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擅專也

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

顧不顧王也穰侯出使不報報猶白也言不白王而擅遣使於外涇陽華陽擊

斷無諱擊斷謂刑人無諱言不避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

為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

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為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

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謂分割其地剖符於天下剖猶分符

信也謂軍符漢制竹長六寸分而相合正曰竹長六寸
說文符也漢文紀云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索隱
云漢書儀銅虎符發兵符使符出入徵
發此剖符承上決裂而言謂擅封爵也
征敵伐國莫敢

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敝御於諸侯

國謂秦御言為諸侯

所制補曰下章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云云恐字有缺誤

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

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

實木子

披其枝

披謂梳之正曰披披折也普靡反

其枝者傷其心

詩逸

大其都者危其國

此因詩中之也正曰恐此四語皆詩

非必逸詩古有此語爾

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

楚將楚使救齊因相之

管齊

之權

管猶管權之管專之也

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

集韻

宿夜也通作昔事在閏

李兌用趙滅食主父

滅主父食百日

而餓死

趙惠文四年

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

亦昭王母弟

涇陽

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臣今見王獨立

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

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

此四十一年補曰按雖傳雖相在昭王四十二年秦紀
明年太后薨葬並陽驪山九月穰侯出之陶是太后初
未嘗廢穰侯雖免相而未就國太后葬後始出之陶此
辨士增飾非實之辭故大事記從邵氏皇極經世書免
魏冉相國奪宣太后權以客卿范雎為丞相封應侯其
下書華陽君芊戎王弟涇陽君市出就封華陽蓋高陵

別名此書為實綱目書秦君廢其母不治事昭王謂范
逐魏冉弑戎公子市公子理云云亦失考

睢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為

父

睢傳有補曰睢欲言太后穰侯先已摩切秦王王曰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之教寡人宜可言

矣而且陳遠交近攻之策至是始極所欲言此策士之深術也史所謂未敢言內先言外以觀秦王之俯仰是矣而乃謂左右多竊聽者睢恐故爾則未然也睢豈不能屏左右言乎

應侯謂昭王曰

補曰秦紀應亭索隱云在河東臨晉又應為太后養地徐云潁川父城縣應鄉

又作大城按括地志之應鄉在汝州魯山縣東後策應侯夫韓之汝南說者謂與應鄉則在汝者為是昭王奪太后養地以封睢亦聞恒思
地
有神叢與灌木中有神靈托之補曰

墨子建國必擇木之脩茂者以為叢位史叢祠
索隱云高誘注云神祠叢樹也今高注本缺 恒思有

悍少年請與叢博
局戲也六 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

以神靈 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
班固奕指曰博

巧駟曰 右手自為投
右強而便欲自取勝 勝叢叢藉其

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

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

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輿瓢

而趨
負之如輿載物 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輿瓢

正曰輿載也

瓢必裂

以爭持者衆

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

王亦用之不稱瓢為器則已

比稱猶等也謂

稱瓢為器國

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

大者危其國臣强者危其主且今邑中自斗食以上

漢官

表歲俸不滿百斛計日而食一斗一升

至尉內史

秦有郡縣有內史郡國官也

及王左

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

相國穰侯

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

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為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

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為政者其威內扶

扶猶持也其言不顛仆

輔外布

輔謂股肱之臣

而

元作四

四

補曰字誤宜作而

治政不亂不逆使

者直道而行不敢為非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

天下操大國之勢徵強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

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境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

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

據上文不

及涇陽高陵

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母分是

衍我字

我

補曰

姚云劉本無此字

王果處三分之一也

彪謂人君生事之所嚴有母而已范睢說昭王

乃以太后為稱首恐哉君子所以進其身豈舍此獨無說乎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

曰今之如耳

魏人正曰高注韓臣按如姓魏有如姬

魏齊

魏相

孰與孟嘗

時先

魏相

芒卯之賢

不言魏人魏亡兵也

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

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

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

矣

補曰姚本此下有左右皆曰盡然六字

中期

武王時已出此人至是四十四五年矣

堆琴

補曰期史作旗說苑申旗史馮琴索隱引後語伏琴韓子堆琴說苑伏琴愚謂此記其堆琴而起對猶論語記

舍琴也莊子云孔子堆琴

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

料量也

昔者六晉之

時

智范中行韓魏趙
晉卿也實分晉國

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

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

出晉陽補曰正義引括地
志云晉水出并州晉陽縣

西東南流
注汾水

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版耳

版高二尺

智伯出行

水

行去音
按視也

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

徐無鬼疏在左
為驂在右為御

智伯

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

灌安邑

汾水出汾陽屬河東補曰漢志汾水出太原汾
陽縣北山至河東汾陽縣入河正義云安邑在

絳州夏縣汾水東北歷安邑西
河入河高注安邑魏桓子邑

絳水利以灌平陽

絳水
平陽

並屬河東正曰晉遷新田今絳縣謂平陽為故絳正義
引括地志云絳水一名白水今名弗泉源出絳山高注

平陽韓康子邑魏桓子肘韓康子不敢正語康子履魏桓子躡

其踵

躡躡踵跟也

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為

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

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彪謂此賢

人君子之言也人君閒暇宜數聞之魏釐十一年有此
四十一年也以在取邢丘下故不可先范雎事正曰秦
自孝公商鞅以來政俗彌惡當時動以遺禮義棄仁恩
虎狼稱之是以魯連孔順義所不臣孟聖賢之徒之所
絕也凡委質於其國者雖有忠
言嘉謨皆不得在君子之科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

魏人仕秦

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葬

必以魏子為殉

以人從葬曰殉

魏子患之庸芮

秦人正曰高注臣

為魏

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為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

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生所愛葬於

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

救過不贍何暇乃

補曰一無乃字

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后死在四十二年補曰為魏之為去聲

秦攻韓圍陘

僖四年次于陘注楚地潁川召陵南有陘亭此時屬韓韓桓惠九年秦拔我陘此四

十三年也正曰召陵陘亭者陘山也說見前非此陘史韓世家秦拔我陘城汾旁正義云陘故城在絳州曲沃

縣西北汾水之旁白起傳作邢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

丘亦誤大事記據世家為文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補曰姚云傷者非

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

主者人臣之所樂為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鬪

故十攻而弗補曰姚本弗勝也今王將攻韓圍陘以張儀為

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為

言儀死至雖之相四十四年張儀之力多且割元作削

補曰疑即地而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

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儀者市

智不如耳非力也

則王

之所求於韓者盡可得也

補曰更平聲此章有舛誤未詳

應侯曰鄭人謂王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

懷朴

元作璞

璞

補曰當作朴

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

出其朴乃鼠也因謝不取

謝辭去也補曰視之乃鼠也

一本出其朴說亦見尹文

子及漢應奉傳

今平原君

趙公子勝惠文王弟後相孝成見魏無忌傳

自以賢顯名

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

降貶損之也鉅鹿有沙丘亭趙記不書此

未詳正曰趙紀書公子成李兌非平原也平原字必有誤

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

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眩於名

眩目無常主也故為惑

不知其實

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

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

者以已有

補曰一本有作欲

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卧者卧起

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

者

輕猶忽也牙言以牙相噬

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

補

唐睢載音樂

予之五千金居武安

屬魏郡趙奢傳注在邯鄲西正曰武安說見前

高會

高誘注大

會相與飲謂邯鄲人

邯鄲趙國都

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

未可得予也

用金少故未能動謀者

其可得予者與之昆弟矣

謀人

之昆弟正曰言與之和好若昆弟矣此下有缺文

公與秦計功者

應侯教唐雎云

不問

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

雎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鬪矣

士得

金復為秦故其謀不協補曰六國猶連雞羣士如鬪狗所以虎狼秦張願多其口

秦紀尉繚說秦王曰願大

王母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大事記云前此范雎之散合從後此陳平之間項羽同出一術蓋亂世風俗貪鄙故此術每中有言禮義庶恥於多事之際必以為迂濶不知撥亂之策莫

要於此愚謂郭開之間李牧晉鄙客之讒信陵後勝之
勸王建秦卒亡此三國者皆應侯之術也高祖購陳
將亦陳平之故智歟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君乎

趙括也襲其父稱補曰史白起傳昭王四十八年秦復定

上黨分軍為二王齧攻虎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
恐使蘇代說應侯大事記引服虔曰馬服猶言服馬
也崔浩曰馬服官名言服武事也曰然又即圍邯鄲乎

四十八年曰然曰

補趙亡秦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以為秦戰

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鄢郢漢中

南郡宣城注故鄢江陵注郢都又鄢

故郢正曰詳見後五都注

禽馬服之軍不亡一甲雖周

補曰姚云錢劉本此下有

召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亡秦王武安君為三公

君能為之下乎雖欲無為之下固不得之矣秦嘗攻韓

邢趙國襄國津故邢國此字當作郢補曰上章秦攻韓

行我上黨郡守以郡困於上黨上黨之民皆返為趙馮

事天下之民不樂為秦民之日固久矣今攻趙北地入

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所得不能一作正曰

史作所得民亡幾幾何故不如因而割之許趙割因以

為武安功如是則起無大功雖不為之下補曰史無以

為此因字非史又云於是應侯言於秦王王

聽之割韓垣雍趙六邑以和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下接復欲伐趙云云

應侯失韓之汝南

豫州郡近應國應侯嘗取得之

秦昭王謂應侯曰君

亡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

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

室家之相此女也男曰家老

曰公子愛

子

衍也字

也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

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臣

奚憂焉臣亦嘗為子

此臣應侯子餘子也此時無地

為子時不憂今亡

汝南乃即與

元作與即

與即

補曰當作即與

為梁餘子同也

大司徒可任之

餘為餘子正曰周禮小司徒致餘子注餘子謂羨也傳
晉有公族餘子杜云嫡子之母弟也呂春秋張儀魏氏
餘子索隱云支庶也人季子也莊子注不應丁夫為餘
子趙策亦有餘子字按梁餘子恐是雖入秦而亡其餘
子之在梁者臣亦嘗為子言已亦若東門臣何為憂秦
吳乃即與為梁餘子同言亡地與亡子同

王以為不然以告蒙傲

秦人補曰傲恐即驚始
皇七年死此時相及

曰今也

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卧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

憂此其情

補曰姚云一本
此下有何字

也

問其心
誠然否

蒙傲曰臣請得其

情乃往見應侯曰傲欲死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

天下莫不聞而況於秦國乎今傲勢得為秦王為

元作
為王

為王

補曰當作正為姚云一本無為字是

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

言其

國小而逆節著正曰顯逆亂之誅又作顯違誅戮義亦通

誅奪君地傲尚奚生不若

死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於昭王自是之

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為汝南虜也

汝南

民為韓虜獲者補曰以為為憂為將之為如字依姚本句則為秦之為亦如字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

邯鄲也

武安君曰不可王曰

前年國虛民飢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

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實三軍之俸

集韻俸秩祿也

有倍於

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

後志注氏有長平亭

在上黨郡南山中百二十里事在此四十
七年補曰正義云長平在澤州高平縣西秦軍大克

從元

寸下同徐鉉曰勝此物謂之克若尅則殺也正曰克尅字通

尅趙軍大破秦人歡喜

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

鄉人飲酒

也

飲食舖餽

舖申時食吳謂祭鬼曰餽正曰以食食人曰舖餽即餽餉從食鬼聲高注非

以

靡其財

集韻靡靡同壞也

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

治也

涕泣相哀勑力同憂

勑并力也

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

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

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早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

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

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

衍五字

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

集韻校木為攔格也

軍部及養馬用之故軍尉馬官以為號

王欲使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

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

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

後志屬江夏起

此二十八年取鄢二十九年取郢補曰竟陵在郢州長壽縣南今復州亦其地焚其廟即所謂燒夷陵先王之

墓楚人震恐

震霹靂震動也故為恐

東徙而不敢西向

徙陳

韓魏相

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卒

補補曰當有卒字大事記補

不能半之而

與戰之

補曰當是之戰於伊闕

十四年

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

鹵槽同大盾也正曰高注鹵大漂也言殺人多而流血漂浮鹵也

斬首二十四萬韓魏

以故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

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

睢稱王命故云

大發軍人

數倍

元作君補曰姚本作倍字

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

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

安君曰是時楚王

頃襄

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

以功諛譎用事良臣斥踈

集韻斥亦踈

百姓心離城池不修

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

兵深入城邑在後故言倍倍背同正曰倍如字言深入所過城邑多也

廢梁楚舟以專民

梁橋也此皆示以不還使民專於戰也下衍以字

以補曰大事記云此作心字

掠於郊野

掠奪

取也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之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

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

不反走也楚

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鬪志是以能有

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

時韓僖侯立三年耳故稱曰孤正曰韓勢孤也

不欲

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

時韓主兵故韓記言率周魏攻秦魏記言佐韓也

欲推

以為鋒

鋒軍之先

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

持

元作待

待韓陣

時未交戰也

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

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

戰敗曰北

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

形勢

謂人謀地利軍之形勢

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

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

振震同以趙畏服遂釋攻

畏而

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

補曰長其幼小者

以益其

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王折節以

下其臣

屈折肢節

臣推體以下死士

推體猶委質正曰推體猶委身謂以身與之也

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

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

守挑其軍戰

挑推撓也撓敵求戰正曰漢書趙挑敵以求戰左傳謂之致師

必不肯出

圍其國都必不可克尅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

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

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

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

邯鄲八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

孝成

出輕銳以寇其

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

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為寡人卧而將之有

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

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

誅然唯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諸侯之變

補曰以字

下疑有缺

撫其恐懼伐其驕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

定何必以趙為先乎此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

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

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嚴猶威孰若

勝天下之威大邪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

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為

辱軍之將

軍敗則辱此所謂愛名

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

事在四十

八年及五十年元在中山策之末彪謂起之策秦楚三
晉可謂明切然人臣無以有已故孔子不俟駕行矣長
平之敗屬耳趙何遽能益強以起之材智知已知彼而
得算多不幸至於無功極矣何破國辱軍之有三請不

行此自抽杜郵之劍也正曰應侯納蘇之說許韓趙割地以和由是起與之有隙不從伐趙者為此也大事記謂起之死皆睢之力鮑可謂不探其心者矣所引孔子不俟駕行蓋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此不類也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

人名也

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

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

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

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

嫗母也正

曰廣韻老嫗也此引說文不切

曰某夕某孺子

孺子乳也婦之嘗乳者亦婦人之美稱齊策王

有七內某士

內私之也言嫗之言亦有必行者

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

心不有

有猶欲也言父雖令之而非其所欲故令之勿思則必不行

欲教之者人心

固有

教猶告也孺子內士人心固欲其告雖非至親令必行也

今君雖幸於王不過

父子之親

言王之令亦能奪其所貴愛有不必行者

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

嫗

言且告稽

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

即魏策龐蔥所

稱者

十夫揉椎

揉屈伸木也

衆口所移無翼而飛故曰不如賜

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摯以反

稽摯

之副也雖傳言稽與諸侯通則此所惡亦其實也

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雎

始稽

薦雎雎後任稽守河東補曰史王稽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鄭安平降趙應侯請罪秦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

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當收三族昭王恐傷其意加賜益厚後二歲稽與諸侯通生誅應侯益以不懌昭王臨朝嘆息應侯懼不知所出此策睢曰云云當在此時所謂秦王大怒而欲無誅睢者則非當從史然王益厚賜而善遇之者范睢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魏在秦東開罪於楚

字楚補曰魏開言始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

故習猶狎故舊也言王舉臣於羈旅之中使職事職猶主

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愚元作遇補曰感

行或與罪人同心罪人為而王明誅之是王過

舉過猶誤也肯舉而顯於天下而為諸侯所議也臣願

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

既殺之而加恩以國相禮葬之

王必不失臣

之罪

已殺之

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

然其過舉之言

遂弗殺而

善遇之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

技藝之

試之以事

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

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

謁而効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

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

辭順

皆不伐也

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

元從女從后

妬

補曰訛當作妬

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

謂地廣也

民不樂後也

爭先附之正曰地既

廣矣民不樂其後之復有事也

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

一舉成之無待後正

曰大功不再

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

復於無事聖王

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

盡不罷怒

趙元作趙怒

趙怒

補曰當作怒趙

必於其已邑

必欲戰服使為已邑

趙僅存哉

言所存無幾

然而四輪之國也

輪猶通言其民於適四方無所不通

故下言從而不止正曰姚本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

也

時攻邯鄲不拔故曰今雖

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

以刑罰

新民未服故

則雖從而不止矣

言且去之

語曰戰勝而國

危者物不斷也

物事也斷猶止言戰事不止

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

也

補曰戰勝國宜安而愈戰則國危功大權宜重而愈求功則權輕危故物不止輕故地不入不斷不入因

上文用兵不休與雖從而不止言之

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

雖父責之其子使必

為不可得也

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

補曰此下當有缺字以下句推之可見

識乎

微之為著者强察乎息民之為用者霸明乎輕之為重

者王

不伐人之所輕也重莫大焉

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

為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為從以

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為大過也

補曰如耳見前此時必二人欲為從故云

然豈獨田單如耳為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

收亡齊

言世主志慮欲爾補曰亡齊指其嘗亡于燕言之下作破齊

罷楚

並音疲

敝魏

與不可知之趙

未亡而有亡形正曰言其存亡不可知

欲以窮秦折韓臣

以為至愚也夫齊威宣者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

富而民用

民為之用元作用民

用民

補曰當作民用

將武而兵強宣王用

之後破

元作富

富

補曰字因下誤疑為逼

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

秦

補補曰宜復有秦字

為齊兵困於穀函之上

補曰按秦惠後七年五國擊秦齊師

獨後不敗他戰無考一本穀塞之上

十年攘地

攘推也猶招

秦人遠迹不服

迹

畏而避之也然終不服

而齊為虛戾

戰敗其地為虛其民為戾戾疾也按齊記及表不書秦敗

齊唯秦記惠十三年攻齊昭二十二年伐齊河東取九縣三十六年攻齊取剛壽不至是也此樂毅入臨淄之

役也秦與五國共敗之補曰趙策亦有社稷為虛戾之語莊子國為虛厲釋文虛如字又音墟李云居宅無人

曰虛死而無後為厲恐此戾即厲也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

者何也

破韓魏宜能強而適足自存者何正曰齊宜強而反遭破韓魏宜亡而乃僅存何也故下文言

齊之受殃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

威宣之餘也

今謂世主

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

有田單司馬之慮也

司馬穰苴以齊言之耳非威宣將正曰說見齊策

收破齊

罷楚散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誤臣

以為從一

合從為一正曰當作一不可成下文從之一成可見

不可成也客有難

者今人有患於世

難者如刑名家蘇子所患也

夫刑名之家

申韓之徒皆

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為也

如使

白馬實馬必有白馬之為如天此臣之所患也

言難者皆無端

若此故可患而今非若此也

昔者秦人下兵攻懷

屬河

服其人三國

從之

趙奢齊鮑佞并楚為三

趙奢鮑佞將

絕句

楚有四人

不名告之

起而

從之臨懷而不救之自去不從

趙鮑楚四人本起救懷而不救又聽秦之自去

不隨後擊也

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亡其憎懷而愛秦邪

亡其猶云亦亡正曰亡其前有解不必注

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知

補

曰此下或有缺文

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佞之能也

以不救不知從為能知

秦之不可當也

故裂地以敗於齊

此下申言上穀函之敗正曰裂地敗齊當是指五國伐齊

之事三國之不救懷卒裂地以敗齊皆言從之不能合

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

於中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

內

言不出戰所謂謂橫行於中

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

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

以此策為蘇秦合從

時則所稱趙奢惠文孝成將也蘇秦不當稱之自昭訖始皇定天下無年不戰則天下不相攻之說不可曉也今定為孝成九年邯鄲圍後說是後秦獨攻取兩周猶息兵五六年前此後此皆無解兵之事補曰二十九年不相攻必有誤字辯士增飾之詞固多然不應如此之甚云在趙策為趙而說也當從

張儀

補曰誤當作韓非

說秦王

此上元有張儀字而所說皆儀死後事故刪去說云者猶西周

謂齊王之北正曰王應麟云姚氏謂韓非子第一篇呂成公麗澤集文取此鮑失考愚按集文所謂非上書請破天下從即此非以韓王安相奉使秦始皇十三年也次年見殺今以韓子考其言而策文義勝者不復也

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言為不忠為人臣

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

審悉也正曰韓子審作當勝不當即上云不智也

雖

然言已未

臣願悉言所聞

悉詳盡也

大王裁其罪

裁制也

臣聞

天下陰燕陽魏

陰北陽南

連荆

楚也始皇諱其父名故稱曰荆知此書始皇時人作

固

齊

時山東國齊楚為大故從人連結之恃以為固

收餘韓

韓時弱多喪地今存者其餘也

成從

將西南

按南韓作面是下文有

以與秦為難

赧五十九年與諸侯從此五十一年

臣

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

此謂從補曰韓子作

二亡無以逆攻順者一句

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

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

府文書藏庫兵車藏今詳凡有藏者

皆得稱也正曰府庫藏貨財對下困倉藏穀粟言

困倉空虛

困圓廩正曰高注圖曰困方曰倉

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

張去聲正曰平聲亦通補曰韓此下云其頓首戴羽為將

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

白刃在前斧質在後

誅不進戰者故在後

而皆

去之不能死

不戰也正曰韓之

非

元作罪補曰韓正作非

其百姓

不能死也

言亦死之補曰一本而皆去之不能死韓而却走不能死也謂本其上不殺也韓上不能

故也皆當從韓勝

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

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

補

無相攻

元作攻相

攻

相事也

言秦有不攻耳無敢與相攻者正曰韓作有功無功相事也姚云曾本如此

出其父

母懷衽之中

衽衣衿

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裼

此頓下也

集韻徒空手裼袒也正曰頓踴也徒謂空露袒裼露臂也

犯白刃蹈煨炭

煨盆中火補曰韓鑪

炭斷死於前者

以死自斷

比比

元只一字

是也

比次也言如是者相次也正曰韓作

皆是此蓋皆之訛

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

言死難補曰斷生之斷都玩反斷長之

斷觀緩反前後同

而民為之者是貴奮也

奮言勇不顧死補一曰韓貴奮死也

可以合十

與敵合關補曰四合字一本皆作勝韓作對當也義長

十可以合百百

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

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

名言有勇決之稱

秦之號令賞

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

秦有斷死之利諸侯有不死之害故不如秦正曰利害是

總言

以此與天下

與言與之爭

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

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

當相值也

開地數

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

此頓言其勞弊

士民病蓄積索

集韻索盡也

田疇荒

疇耕治之田

困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

名不成此無異故

猶言無他事

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

往昔昔者

補曰韓臣敢言之往者蓋兩昔字因者字訛衍當從韓勝

齊南破荆東破

宋

閔二十八年補

西服秦

荆秦事未詳正曰齊南破荆以下以地勢言之非以年之

先後也齊宣王二十五年與五國攻秦潛王十六年與韓魏伐秦十一年與韓魏伐楚十三年與秦韓魏敗楚

北破燕

二十五年正曰齊宣王二十九年伐燕取之

中使韓魏之君

兩國從其役地

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

以詔令今天下時未稱詔此秦史之言耳正曰

詔告命令也下文詔之及後策

濟清河濁

補曰韓作齊之清濟濁河

趙王之教詔之使者明詔之類

與下文足以為限東郡壽張注涉上有句城又平原有

協語勝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齊青以入于海自鄆以下皆齊

地正義云真河從洛魏二州界北流入海亦齊西北界

左傳齊履長城鉅防足以為塞蘇秦傳注齊北廬有防

志注防門即鉅防補曰長城西頭在齊州平陰縣界太山記云太山西有長城緣河經太山一千里至琅邪臺

入齊五戰之國也上所謂南破東破之類一戰不勝而海正曰謂四面及中受兵

無齊

燕昭入臨淄事

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

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

破荆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

楊州記太湖一名湖亭一名震澤一名洞庭按熊繹

都丹陽文王徙江陵是為郢都昭王徙郢所謂故郢又自郢徙都與鄢為五史多言鄢郢齊策鄢郢者楚之柱

國知鄢亦為都江南即漢志楚地所謂江南地遠者也補曰大破荆在昭王二十九年楚頃襄之二十一年正

曰洞庭在巴陵見楚策即此路史熊繹初封丹陽今秭歸武徙枝江亦曰丹陽楚文都南郢即江陵又謂

故郢昭王避吳遷都今宜城為北郢即郢州惠王遷鄢
在宜城曾氏謂屈瑕亂鄢以濟者都鄢非久都故惠王
末墨翟重繭趨郢宣王時王宮遇盜郢軍見黥懷王入
秦齊使郢中立王皆昭惠後愚按楚詞哀郢莊辛說襄
王郢都必危白起拔郢始徙陳知懷襄之世亦仍都南
郢也考烈王徙壽春命曰郢又年表考烈徙都鉅陽大
事記謂春申君用朱英策自陳徙壽春不云自鉅陽也
據此楚不止五都鮑因誤文又以其時在徙陳前故徙
陳以下不論而其說亦不明故為正之正義云江南在
豫章長沙南楚之地韓五都作五湖史蘇秦傳五渚
注引策文洞庭五渚謂此渚乃湖之訛燕策亦有五渚
字按策既言襲郢而五都郢在其中都字必誤當從韓
五湖說不一索隱云具區洧彭蠡青草洞庭又說太
湖射陽青草丹陽宮亭宮亭即彭蠡張勃吳錄謂太湖
別名或說太湖
荆王頃襄亡走東伏於陳見白當是之時
中自有五湖

隨荆以兵則荆可舉

拔其國如舉物然言易也

舉荆則其民足貪也

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

強於二國補曰韓強作弱是下有

中陵三晉然

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

舉猶行

四鄰諸侯可朝也

使之朝秦

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荆人和令荆人收亡國

聚散民立社主

為主社

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

難此固已無

補曰韓無作失下並同

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

比密也言其志親

而軍華下

即華陽之所

大王以詐

補曰詐韓作詔是下同

破

之兵至梁都

元作郭

郭

正曰韓本文

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梁拔

則魏可舉

梁以都言魏全國也

舉魏則荆趙之志絕

魏居二國之中而為與國

故舉魏則二國不通

荆趙之志絕則趙危

趙尤近秦

趙危而荆孤東以

強

補曰見上

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

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

令魏氏收亡國取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

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

兩國之功

秦及穰侯所封也如封剛壽以廣陶之類

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

士民潞

補曰韓作疲

病於內

潞即露耳故高注為羸

霸王之名不成此

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

也

補曰韓子注趙都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無四國之人故曰雜

其民輕

而難用也

輕則其志不堅

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

無險隘故

正曰非無險隘上云中央之國此云不便是以大勢言之

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

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

在野曰氓

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

以爭韓之上黨

馮亭事

大王以詐

補曰詔字

破之拔武安

此殺趙括

事在四十七年

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

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

冀州國完之者欲急取修武上黨諸郡置之去

也正曰韓作引軍而去西攻修武屬河踰羊腸降代上

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補曰踰羊腸降代韓作踰

十七韓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

戰而已為秦矣東陽屬清河外說趙云東有清河張儀

說趙告齊使興師度清河軍邯鄲之東即不戰而已反

為齊矣此本趙所得齊地今趙弱故中呼沱元作池池正

古沱通史弟子傳淳以北中言中分之呼不戰而已為

燕矣燕乘敗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

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

蠹者病其中也

挾

補曰韓作拔

荆以東

補曰韓作東以弱齊強燕

弱齊燕決白馬之口

張儀傳守白馬之津津在東郡

以流

補曰韓作沃

魏氏

流作灌

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

合從者

大王拱

手以須

須胥同待也

天下編隨而伏

補曰韓作敗也編言衆隨而伏降矣以繩次物

編曰

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為

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霸王之業

謂先世所創

地尊不可

得

地與相王之尊正曰韓尊作曾劉辰翁謂地猶弟皆失考

乃取欺於亡國

亡國以長平之

敗言趙

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

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

補曰韓此下有士卒字

以攻邯鄲

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

且怒且懼而退補曰韓作棄甲兵拏戰竦而天

下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

後志河內有李城趙

封李同之父於此補曰韓作乎下

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

致言非能厚極力

勝之也

厚猶大

又交罷却

交言秦與趙俱罷兵而退

天下固量秦力三

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

極言度其力之所至

由是觀之

臣以天下之從

合從也

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

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

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

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

元作下補曰韓作子

帥天

下將

補曰一本將甲

百萬左飲於淇谷

河內共淇水所出

右飲於洹水

蘇秦傳注出林慮項紀注在安陽縣北前後志在良鄉東南

淇水竭而洹水不流

亦竭

也

以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

絹素為之非金草也正曰素以

言戰一日破紂之國

以甲子日戰遂克之

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

民天下莫不傷

傷殷之亡耳正曰韓作莫傷

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

趙襄主於晉陽

禮大夫稱主

決水灌之三年

補曰韓作三月趙策亦兩云三

年城且拔矣襄主錯龜

錯措同置也補曰錯韓作鑽

數策

以著筮也

占兆

灼龜折處曰兆

以視利害何國可降

三國中孰為可降

而使張孟談

趙

謀臣

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

使韓魏背之

得兩國之衆以

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

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

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無而有也臣昧死

自言不知死所

望見大王言所以舉

補曰韓無此字

破天下之從

一舉

舉趙亡

韓

舉猶拔也補曰非言及於亡韓是豈可不為寒心甚矣其恐也斬臣以徇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亡韓之

言當如之

臣荆魏親齊燕

二國去秦遠未可加兵故親之以寬兵力其後秦滅諸國二國獨後

亡以此故也

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

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

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

於國

徇行以示人也

以主不忠於國者

主言以為首惡彪謂此章論事深切著明荀卿

不如秦所以取天下蓋行其說也而史失其人猥以張儀名之惜哉所稱謀臣范雎也補曰韓以為為王謀不

忠者正曰韓非師荀卿者也其術不主於卿卿論兵以附民為要以仁義為本以禁暴除害為務非而有是言

歟大意不過欲極威怒而務攻取耳鮑既考之不精且謂卿不如謬矣補曰蘇氏論荀卿歷詆天下之賢人以

自是其愚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韓非此書歷詆秦之謀臣蓋指魏冉范雎之徒他日謂申不害徒術無法公孫鞅徒法無術張儀以秦徇韓魏甘茂以秦徇周穰侯應侯攻他國以成其私封所詆者亦非一人其剛愎不遜自許太過則亦卿之風也終以忤李斯短姚賈而殺其身太史公謂非知說之難而不能自脫可以為騁說者之戒矣

蔡澤

燕人

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金帛於涂

人奪之也爾雅鬲鼎

也聞應侯任鄭安平

魏齊因范雎安平匿之時安平擊魏以二萬人降趙

王稽通諸

也侯

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

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

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
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
之曰子嘗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
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
去矣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
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質猶體行道施德於天下天

下懷樂敬愛願以為君王豈非辯智之期與

期猶志也
辯智者志

此期得

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

物治也

萬

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

也統繼

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

言其兩全美

澤流千世稱

之而毋絕

補曰一本此下有與天下終一句

豈非道之符

言行道之効

而聖

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

吳起

衛人仕魏後相楚而死

越之大夫種

姓文越王句踐之相

其卒亦可願

與

元作矣

補曰矣史作歟

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曰何

為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

極身猶竭已

盡公不還

私

還反顧也

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

素其所蓄積正曰素慤通誠也

蒙怨咎

集韻蒙覆也蒙冒同鞅嘗刑太子之傳知必見怨咎猶冒為之

欺舊交虜魏公

子印

印則鞅之舊也

卒為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

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

義不顧

元作固補曰姚云曾作顧

毀譽必欲

元作有

有霸王強國不辭

禍凶大夫種事越王王離困辱

離罹同集韻遭也

悉忠而不解

同解懈

王雖亡絕盡能而不離

離猶去

多功而不矜富貴不

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為而不可哉蔡澤曰主

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

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

吳申生孝而晉惑亂

僖五年

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

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

戮殺也賤

之加刑戮為辱之人

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

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

蔡澤得少間

間言有隙可乘

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

盡忠致力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

亦忠乎以聖

補曰姚本以君臣論之

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

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

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

任猶信

不欺舊故孰與秦

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固親忠

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為主正亂批患折難

批挽同西

齊切擊也集韻挽或作批又蒲結切

廣地殖穀

殖種也

富國足家強主威蓋

海內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

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為君危之語

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

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

補曰一本有九一合諸侯一句

匡天下至葵丘之會

杜注陳留外黃東有葵丘

有驕矜之色畔者九

國

僖九年

吳王夫差無敵

元作適

正曰史作敵適

通與人鬪擊也於天下

輕諸侯陵

元作凌

正曰陵通史凌雲漢書陵雲

齊晉遂以殺身亡國

夏育太史啓

太史周官其人未詳史作叱呼駭三軍

叱訶

也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近道理也夫商君為

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

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

功已成矣

補補曰史此下有矣字

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白起

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

屬南郡

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

之衆

屠言殺之酷

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

有帝之業

自是

之後趙楚懾服

懾失氣也

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

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

起傳注在咸陽西門十里

吳起

為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

國之俗南攻揚越

揚越屬

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

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

斷其四支按起傳宗戚大臣射刺起死

大夫種為越王懇草泚邑

懇耕泚造也

辟地殖穀

殖植同

率四

方之

補

士專

補

上下之力

補曰史方下有之字士下有專字恐此有缺

以禽

勁吳成霸功勾踐終拮而殺之

拮曳同搏也蓋適之楚記言賜劍死補曰拮姚

本作

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

能屈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為陶朱

居陶易

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

行欲字補曰姚云一本無此字

大投

大言

全勝也

或欲分功

分勝者所獲

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

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

補補曰姚本有此字史同

施三

川以實宜陽以

補曰一本及史無此字

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

又斬范中行之途

斬謂絕之此言斷三晉之路

棧道千里

棧棚也施於險絕以

濟不通

補補曰史於上有通字

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

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

秦秦人

如時

補曰史作是

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

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

而有喬松之壽

喬王子喬松亦松子皆不死

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

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

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

人甚衆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

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

以病辭去

請歸相印昭王强起應侯

應侯遂稱篤

篤猶甚

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

秦相

在五十一年

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

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剛成君

補曰水經云雁門子延水東逕置成南澤燕人

疑此即其所邑與

居

補補曰姚云一本有居字史同

秦十餘年事

補補曰史昭上有事字

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

居燕

三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澤傳有彪謂周衰辯士皆矜材角智趨於利而已唯

澤為近道德明哲保身之策故其得位不數月引去優游於秦以封君令終美矣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澤之謂乎正曰澤知范雎內慙故西入秦志在奪相揚雄所謂搯其咽抗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乃矜材角智趣利之尤者相秦數月懼誅歸印亦智巧之尤無功而退既無當於道德之旨明哲保身之義彼何足以知之哉補曰為主為君為孝為楚為越為秦之為去聲

孝文王

昭王子元年辛亥周亡至是六年矣

濮陽人

屬東郡

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

子楚初名孝文

子王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

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

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

遺猶詒世後世

願往事

之

事猶為補曰不韋鄙耕田珠玉之小利而圖建國立君之大利自以為計得矣徙蜀飲酖之時能無悔乎

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廓城

趙地缺補曰字書無廓字龍龕手鑑云音脚

故

往說之曰子侯

異人異母兄

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

無母於中

異人母曰夏姬無寵如無母然

外託於不可知之國

史言趙不禮之

故禍福未可知也

一日倍約身為糞土

棄死且賤也

今子聽吾計事

求歸

以求歸為事正曰劉辰翁云計事猶謀事求歸別句

可以有秦國吾為子使

秦必來請子乃說秦王后

孝文后華陽夫人

弟陽泉君曰君之

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

無貴者

太子子侯

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廐美

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

春秋舉成歲此言其年高

一日山陵崩

山陵喻高

且固崩喻死

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

木槿也朝榮夕

死今又不如

僕有可以一切

權宜也

而使君富貴千萬歲

衍其字

其寧於太山四維

四方之隅不可移也
正曰以太山為四維

必無危亡之患

矣陽泉君避席

離席
前請

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

無子子侯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

侯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

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

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

君曰然入謂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

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

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

留本決也

是抱空質也

此質本以交好今不能然故曰空

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

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為德講

必以德施講好於趙正曰講即媾字

秦王

老矣一日晏駕

天文志天子當早作而方崩墮臣子之心猶謂宮車晚出

雖有子異

人不足以結秦趙乃遣之

不韋傳秦圍邯鄲趙欲殺子楚子楚脫亡歸與此駁

異

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

以王后楚人故服楚製以說之

王后說其狀高

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

誦所習書

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王

罷之

補曰大事記不習於誦此焚書之兆也愚按昭王問荀卿儒無益於人之國其來久矣

乃留

止

止官

間曰

間政事之隙

陛下嘗輒車於趙矣

高紀五年注陛者云云輒

碾車

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

以名見於王

今大王反國皆

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

昭二十八年注一介單使也存問也

問其存亡

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

有警則然

王以為

然竒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

楚立以為太子子楚立

是為莊襄王

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

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為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

致邑

為太后養地也按此是子楚以孝文王立後不韋說使歸之不韋傳則言孝文為安國君時歸與此駁彪謂不韋賈人也彼安能知義欲圖贏而奪嫡立庶秦國之亂敗者幸也以是得贏而飲酖于蜀于是知有天道矣凡不韋所立於時皆喪身滅國之事周衰士之陰險傾邪無輩於不韋者不足算也不足算也子楚之計平平耳孝文稱為奇而立之非老悖乎

莊襄王

文王子元
年壬子

始皇帝

莊襄王子
元年乙卯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

燕太子質於秦文信侯因請張唐

秦人

相燕

補曰

姚本此下有欲與燕

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一句張唐辭曰燕者必徑於趙徑者道也趙人

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少庶子甘羅禮庶

子掌諸侯卿大夫之庶子羅茂之孫正曰高注少庶子官名羅文信家臣也索隱引策甘羅事呂不韋為庶子

即指此也注以周制言秦官誤庶子說又見後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

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

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行之文信侯元作君

君正曰以羅所事言故稱君叱去曰補曰姚云曹作曰去語勝我自行之而不肯

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列子有問日出者豈其人乎正曰無稽生

七歲而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也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與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見用於秦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為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起傳言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賜劍

所死之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

因之請於文信離婁注孺子童子今

庫具車廐具馬府具幣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

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見趙王

悼襄

趙王郊迎謂趙

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

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

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

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

歸燕太子與

補

趙攻燕得上谷

幽州郡

三十六縣與秦什

一以什之一與秦也羅傳有補曰史云得上谷三十城
一秦有十一索隱云謂以十一城予秦也二說未知
孰是

秦王欲見頓弱

秦人

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

拜則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

有

補正曰一本有姚同

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

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

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鉞推耨之勞

鉞芸苗器耨耨

器補曰徐按詩傳鎮鉞也七遙反字書鉞同耨亦芸田器莊子作耨

而有積粟之實此有

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

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

悖艱同語色艱如也補曰艱如

說文文今論語作勃

頹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

於母

始皇母帝太后也本呂不韋姬通不韋又通嫪母人告之王誅母而遷雍

臣竊為大王

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無與頹子曰韓天下之

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資臣萬金而遊

資齋同

聽之韓魏

時不通諸國故請王聽其往也

入其社稷之臣於秦

說之使歸秦

即韓魏從

補曰一本疊此三字

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

給也頗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

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

且敬且養

楚王即王雖

有萬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

其將相北遊

衍於字

於燕趙而殺李牧

趙良將幽王七年殺之此十八年

齊

補曰一本此下有王字

入朝四國畢

元作必

疑補曰從

齊魏燕趙也殺牧時

已虜韓正曰高注燕趙韓魏是上已言齊矣殺牧是要終言之

頗子之說也

說始皇在十年還太

后前此要終言之彪謂頤子之義高於范雎而其說過之遠矣惜其不知擇本焉有仁人君子而為始皇用哉魯連視之蔑矣正曰大事記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頤子告始皇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始皇所重者獨兼并諸侯耳茅焦所以能復太后者特以諸侯背秦恐之非能以母子天性感悟之也愚按頤弱鎮有威掩於母之一言其下即說以兼并行詐未嘗正諫遷母之失又非茅焦比二人雖異於范雎於義皆不足取

或為六國說秦王曰土廣不足以為安人衆不足以為強若土廣者安人衆者強則桀紂之後將存昔者趙氏

亦嘗強矣曰趙強何若

曰猶言如

舉左案齊

言舉兵於左則齊下案下也

舉右案魏厭案萬乘之國

厭言案之不一正曰厭益涉反培壓也又伏也

二國

千乘之宋也

宋於七國時為千乘今使齊魏伐之

築剛平

趙地缺趙成侯四年築剛平以

侵衛五年齊魏為衛取我剛平皆不注正曰正義云蓋在河北

衛無東野

詳此則剛平趙取之衛也

芻牧薪採

芻草也以食馬牧養牛人也大者薪小者採正曰芻草也牧牧人也

莫敢闕東

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

委質

還反言改事也僖二十三年注委質屈膝也正曰彼注不明此強節入質贅通即下文抱質孟子傳

質是也委致也而朝於邯鄲之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

莫不夕

補

令朝行魏伐邯鄲

魏惠三十年伐趙趙告急齊是以有馬陵之敗正曰

在因退為逢澤之遇開封東北有逢池乘夏車夏取其文禮有

夏篆正曰乘夏車者言中夏之車下文可徵夏稱夏王

國也補正曰朝音潮即下十二朝為天子天下皆從

齊宣王元作太公太公補曰二聞之舉兵伐魏補曰

一本此下有壤地兩梁王身抱質執璧質贊同羔請為

陳侯臣齊陳敬仲之後故稱陳侯趙成侯二十二年魏

為宣王馬陵之役正曰按大事記周顯王十六年魏惠

服十二諸侯遂稱王齊乘其敝敗之桂陵二十七年秦

孝公會諸侯于逢澤以朝王策謂魏伐邯鄲遂為逢澤

之遇按魏既克邯鄲即為齊楚所襲天下未嘗皆從當
據史書秦顯王二十八年魏惠三十年齊宣二年魏伐
韓齊伐魏以救韓敗魏于馬陵魏世家書魏伐趙乃往
歲事是時亦田忌孫臏將而桂陵馬陵易混故爾其後
惠王用惠施之言朝齊以怒楚魏策有顯王三十六年
魏惠後二年齊宣十年楚成六年楚伐齊大敗申縛於
洞上今以此考之伐邯鄲乃魏惠十八年事逢澤之遇
秦為之非魏也敗魏馬陵而魏朝之者齊宣王也舉兵
伐魏一語在會逢澤後則亦指馬陵之役而上文伐邯
鄲乃敗桂陵時事天下皆從指服泗上十二諸侯言之
亦未免訛舛也大事記又謂魏為逢澤之遇天下皆從
又梁君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語雖不可盡信但魏自
拔邯鄲後稱王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郢楚都也亦
避始皇父諱
則無可疑者也
楚威七年伐徐州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
齊敗之徐州

於泗水之上

縛齊將楊之
子注申諸姜

而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根

桑

地缺趙記注根桑一曰平桑疑
即此處魏地也蓋赴魏之難也

燕人聞之至格道格

道不通平際絕

二地缺

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

劍擷

擷夜戒有所擊引也釋二者不
自衛示卑也補曰擷側侯反也

委南聽罪

委去南
面之尊

正曰聽
罪於楚

西說趙

說使人
解之

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釋

齊

言不攻
東齊也

於是天下

補正曰一本於是
夫天由夫之訛也

積薄而為厚聚

少而為多以同言郢威王於側紂之間

高注紂
當為牖

臣豈以

郢威王為政衰謀亂以至於此哉郢為強

絕句

臨天下諸

侯故天下樂伐之也

補曰同言郢威王云云言天下又欲謀楚也此章先言趙強而魏伐

之魏強而齊伐之齊強而楚伐之楚強而諸侯又謀之言強者之不足恃召天下之所惡而欲共攻之者也言

此欲以止秦之攻故云為六國說也

四國為一

荆齊燕代見下文正曰見下也

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

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

財力

困也而百姓靡於外為之奈何羣臣莫對姚賈

魏人

對曰賈

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案

元作安也

安息

其兵乃資車

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

以王衣衣之寵之也

舞以其劍

古者飲則以劍舞之

以王劍賜之使為舞時用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
正曰姚本舞劉本作帶也

之為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為上卿韓非之

諸公子秦王見其書恨不及見之攻韓韓遣之使秦秦王說之賈與李斯毀之死也知之曰賈以

珍珠重寶南使荆齊元作吳此章無吳事此四國後亡者也三晉滅久矣正曰無考當從

舊吳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

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補曰一本此下外自交於有國之寶三字

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監門卒也賈父曾役嘗盜於梁臣於

趙而逐取世監門子父死子繼曰世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

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

厲礪同
礪也

王召姚賈而問

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考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

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貞女工巧

有功也
有婦

天下願以為妃

妃匹也補曰妃當音配曾參
止之身云云即陳軫之說

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

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

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聽

元作
聞

聞讒而殺其忠臣

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

之太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

婦逐之也
不經見

朝歌之廢屠

朝歌屬河內賈肉不售故曰廢補曰楚詞師望在津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集注

云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望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此與獵渭濱而得之說不同蓋當時好事者之言猶伊尹百里奚自鬻之比惜乎孟子時無問者不得并折辨之也子良之逐

臣未棘津之讎不庸

後志琅邪西海太公所出又釣於棘津今存讎售同蓋嘗求售與人

為庸不見用也

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

五鄭為鄙蓋鄭

鄙之人為賈者仲嘗與鮑叔賈補曰鄙下人字疑衍

南陽之散幽

修武南陽也仲穎上人嘗以貧

困隱此散困幽隱也

魯之免囚

見莊二

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

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

奚虞臣也不見用自鬻於秦養牲者以五羖羊皮鬻之補

曰說見上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戶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云云亦此類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

而勝於城濮

僖二十八年晉文公用舅犯之謀破楚成王於城濮與此不同杜注城濮及史注止

云衛地正曰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與上句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意同此但言用人不問其出於賤惡而卒有如是之功耳按文公有寺人披斬祛豎頭須竊藏二事鄒陽書文公親其讎而強伯諸侯注以為寺人勃鞞新序文公用其盜以為里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

誹詬辱醜

天下

補曰姚注曾作於天下

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

也

補

使若卞隨務光

並湯時人
辭湯之聘

申屠狄

紂時人自沉于
淵並見莊子

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為

已用

汙者非者雖不取不聽知其
為用則或聽取察言聽取之

故可以存社稷雖有

外誅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

八尺曰咫

不賞

是以羣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

無功而願賞虛願也補
曰魏無知之論陳平曰

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王何暇用
之乎即姚賈之說也燕策蘇秦蘇代之辭亦此類秦王

曰然乃

行可字補
曰一本無

復使姚賈而誅韓非

高誘妄人也注
此書謬妄非一

處如此策以姚賈為陳賈齊策以伐燕為齊宣王初不
考其歲月賈乃與李斯同時安得見於孟子之書宣閔

皆嘗伐燕而子噲之役實閔王也誘之率意如此愚天下後世甚矣彪之校注蓋為此發憤故其所稱皆必有依據懼獲罪於後人也正曰鮑注是書謂高氏以姚賈於孟子書陳賈以伐燕為齊宣王為是發憤凡策之書宣者悉據史記改從閔大詆高氏而以此為稱首夫學者考訂於千載之上義理事徵而已歲月名字之差互者當博取徵驗而折以事理之是非信其可徵者或彼此有據則並存之可也擇焉不精憑私臆決妄詆前人輒改舊文何鮑氏之果哉考之趙策趙使姚賈約韓魏時雖不可考其云趙使則趙臣也魏策周最入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秦武魏襄時也其云秦令則秦臣也此策姚賈梁監門子則魏人仕秦並始皇李斯時者殆非一姚賈矣姚以舜姓得為陳高不為無據使誠孟子書所稱當與秦武魏襄相及並始皇李斯者則非然未知的是為一人而高輒以此姚賈為孟子書譏周公不仁不智者固非矣唯子噲之役則有可言者史記年表齊

宣王立十九年卒僖王立燕噲七年當湣王十年書噲
子之皆死惟孟子以為宣王而策之文與之合此通鑑
所據也通鑑宣王二十九年伐燕視史記下移十年宣
王伐燕即薨次年湣王立宣閔之年或亂而失次通鑑
必有所據而大事記亦從之伐燕之事莫詳於孟子莫
著於國策史記年表無明文齊世家不書特燕世家撮
取國策而易宣以湣耳安得據史記之畧而廢孟子國
策之詳且明哉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宣王伐燕孟子所見也史記所傳聞者也安得據所傳
聞而廢所見者哉或謂荀卿嘗事宣王為之諱也孟子
不書幸有國策明徵不然則非孟之徒得以肆其說矣
策文書宣非出高氏豈為率意謬妄鮑之詆高氏乃所
以自謂也高注呂氏春秋陰康氏據漢書改為陶唐氏
昔人譏其不視古今人表妄改本文鮑之失正類此學
者之所以慎
於傳疑也

戰國策校注卷三